禮記章句

禮記卷三之一

任啓運章句

曲禮上

孔本第一芮本第十九宋子儀禮第二十今定爲第六○陳澔曰此古禮經之篇名朱子曰謂之曲禮者言委曲禮儀之事也孔氏曰以其曲折行事則曰曲禮以其見于威儀則曰儀禮朱子曰曲禮三千其隨事可見者已包經禮三百篇之中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隨事而見者合而記之自爲一篇蓋曲禮之記也戴氏編禮時其書已亡逸特因首章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說之相似者以補續之故其文錯雜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芮城曰此篇所記要在尋常日用居處執事接人應物隨時隨處所學習而遵守之者儀體固不及人識亦非儀禮之所能盡也成周盛時禮教洋溢春秋以後日就消亡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得即錄之名曰曲禮庶乎識小之義云爾或以爲偏曲一端或以爲委曲詳說皆可通若以爲曲禮三千與經禮三百爲對則恐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儼一作嚴○毋不敬言身心內外不可有一毫之不敬也儼矜莊貌安者言之徐定者辭之確敬形之容色神凝氣定儼然若有所思敬之發之辭氣從容不堅確安定而不搖亂修己以敬如此則安人安百姓豈不即此而辭哉朱子曰此君子修身之要乃禮之本也○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一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簡于偽禮之意欲如飲食男女耳目四肢之欲長則喪德當勝之以敬欲縱則敗度當制之以理志滿則招損當守之以謙樂極則生悲當受之以節盡四者人情所不能無而或過則不能無失故聖人以戒之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財無意之獲分所應得者雖大節所關很則小忿也苟得則傷廉苟免則害義求勝則不思難求多則人不平四者亦所當戒也○余心純曰財亦有當得難亦有當免但不可苟耳思枝平時亦識廉勇之

守至財與難當前則思肥家與保身矣此臨之時難決也平日亦知懲忿窒慾之功但很與分一至則思快心而盈願矣則求之心雖化也明以辨之剛以臨之其庶幾乎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質理未明而妄自信之意有問于人而不肯舍己之意言于事有疑者當就正于人不可遂為自信所有不合亦當直陳己意反覆相商不可先有己意使無所受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孔氏曰上安謂心下安謂處所人之情一有所向則必偏惟賢者于所親狎而能敬于所畏懼而能愛雖所常愛而其惡未嘗不知雖所常憎而其善未嘗不見則其情正而無偏倚之私可知矣人之心一有所係則難舍惟賢者于財之已積而能散于處之可安而能遷則其心公而無繫吝之私又可知矣此中庸之事成德之行學者所當法也安安鄭以懷安敗名證之極是應鏞謂安者仁之厚也有義之決求其得深矣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

子識音志○博聞强識知已廣矣而猶若虛則知益進敦於善行行已力矣而猶不怠則行益脩謂之君子不誠然哉○陳祥道曰聞識自外入者易盈故處之以虛善行自內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天下之理言之則易行之則難必修身以踐其言乃謂之善行行既修則言不徒言而言即其質踐之道矣是乃禮之質也不然行不掩言則其爲禮文而已矣如禮何哉

右第一章 言禮之本也本者敬而已矣勉于敬者君子之學無不敬者君子之成故下復舉所當戒當法者以爲則敖不可長三節皆戒之之辭皆者以下則其所當法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和以處人未嘗不悅而出于妄則有側媚之嫌儉以用財亦當惜費而必于辭則有過者之失節之以禮則無是也○尹焞曰不辭費言禮固不妄悅人而有時當爲人而費亦所不辭鄭一作詞不多言以傷信似與上句不類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好去聲○踰節謂過

于恭侵謂犯上侮謂慮下好狎以情好而褻狎踰節則過侵侮好狎則不及禮有節文則無是也或曰禮必有節侵上侮下狎于平交皆踰節也亦通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人來交我取人我往附人來學童蒙求我往教我求童蒙上以友道言下以師道言朱子曰取於人為人所取法取人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來學往教即其事也亦通〇按學至成己則自然及物然彼不知來學亦無往教之理若大學未至而好為人師則自是而不復有進尤人之大患也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上謂皇古之世其次謂三代之時上古風氣未開民心淳朴不知所謂施報至于三代而交際漸繁不有以制之則潮爭相責之禍起矣禮尚往來所以維人情而不使之乖也

禮從宜使從俗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使夫聲〇贈固務施報矣然而又有宜為者禮固有一定

之節而時與勢殊有不盡合者亦當從權以行之不可執也如使固有一定之禮而俗有不同亦當從之所謂入國而問俗也貧者匱於財老者衰於力苟可以致其敬斯足矣不必拘於皮幣拜稽之類此亦所謂從宜也○呂大臨曰禮時爲大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謂交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人之待我如此亦云厚矣倘以歡之故而事事求盡其歡以忠之故而事事求竭其忠則望者無涯施者易倦交道其難全矣君子無是也

右第二章言禮之善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禮也者所以道中也順乎時因乎位揆乎人度乎己無爲太過亦無爲不及此禮之善物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親疏以情言嫌疑以分言同異以事言是非以理言夫是四者其懸殊固有大分然其中又有毫釐之辨變化之宜聖人制禮本天則之

自然以爲準而錯綜斟酌復極化裁之妙于其間此所以定之決之別之明之而非事物物無不受範于也○呂大臨曰伯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大功踊絕于地祖父母齊衰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所以定親疏也叔嫂不通問不相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然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僎所以決嫌疑也己子與兄弟之子異矣而齊衰期同天子至庶人異矣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大夫㚘服降大功尊同則不降所以別同異也麻冕禮也而純可從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嫂溺可援所以明是非也拜下禮也而純可從○愚按四者所該甚廣由呂說而推類以盡其條貫究其所以然之故則于禮意亦庶乎得之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

明禮

其出之謂道自得之謂德仁義則其所由所得之理也理本吾所自具而非禮則無所持循故心或存或以功亦或作或殺必一于殺微則心不放而後能有以自成立教于上示訓于下皆所以正俗然啓其固有之良尤必與以當然之則必事事物物皆示以品節之詳而後教訓始備也此二者成己成物之大端也宦服虔日亦學也學職事爲官也官以治事學以窮經二者皆必有師而未事之以禮則師之備不親而無以受薰陶之益也爭見于事訟形于言二者持當有以分辨其曲直而非斷之以禮則曲直之間有涉于疑似者殊難決也君臣上下至于義父子兄弟至于君而非禮則無以盡其當然之理而各止其所而不遂班朝涖之位治軍旅之局涖官以治事行法以傍奸則賞行之以威嚴然非禮達而分定則威嚴亦無以行也爵至禱祠至報祭以養祀以安四者皆奉牲幣以供給鬼神然禮有不備則亦無以內盡其誠外藏其莊也禮之所係如此是以君子有明禮之功焉姚舜牧曰禮雖敬于事物之間而質具于吾心之體不恭敬則放慢而昏不撙節則放逸而昏不退讓則矜肆而昏是故君子恭敬

撙節退讓以明之也。禮明而後幽明人己之間處之無不當矣。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鄭本鸚作嬰，鵡作母，猩作狌。盧本上禽作走，朱子作字從何。今按宜補下禽句。○鸚鵡，州味，鵡吻舌似小兒，趾前後各一，有紫綠白五色數種，隨猶類而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性嗜酒，聲似小兒，交趾間廣皆有之。禽，鳥獸之通名，如魚亦曰川禽也。聚，猶共也。麀，牝鹿。○曰雖心能識理，亦能識欲。無理則心之知覺皆動于欲，而無以別于禽獸矣。聖人制禮以教人，所以使人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順理則安，從欲則危。學禮則有安而無危矣。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

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自卑尊人因上退讓而言卑退讓而恭敬撙節在其中矣負者勞力販者趨利皆至貧賤者也焉馳逐之人內無素定之分故與物爲重輕知好禮則有得于內而在外者貴賤無與矣

右第三章言禮之大也天下之事人己幽明而已矣禮者所以統而一之也內而修己外而治人明而經緯天地幽而感格鬼神此禮之大成也○朱子曰右通論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僬音醮○呂大臨曰穆穆深遠和敬之貌皇皇盛明顯之貌濟濟修飭齊一之貌蹌蹌翔舒揚之貌僬僬枯槁促數之貌蓋容貌者德之符形于外必肖其內也舊以人大士爲見君之容恐未是

天子視不上於給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給曲領也朝服之帶高于心深衣之

帶下于齊此以視例言故帶亦謂朝服之帶綏安也下也衡平也謂與心齊六尺爲步五步則三丈也天子視朝與諸侯大夫士相見其視凝然端直不偏而上于人之面與而下于人之帶諸侯之安小與天子同而其視則稍下矣曰國君者見其在國而視則容亦然也大夫則視下而與心齊士則頭下而見則左步大人衆上所及以該下士衆下所及以該上下也蓋分有尊卑之異故身有俯仰之殊而視亦有上下之別如此鄭孔以爲人視天子人視諸侯綏視爲面之下袷之上的視謂視面又謂視大夫以上惟用直瞻不得旁視士之上則史視士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五步見未然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凡視通常特之視而言故帶亦謂常時所服深衣之帶也敖心之驕姦心之邪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依見其視則知其心也此通天子士庶言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朱子曰此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若夫別起下類小戴採此二句則此上[illegible][illegible]衍[illegible]中如氏尸立如[illegible]神[illegible]於服之甚也

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氣容肅手容恭足容重立容德玉藻○德徐讀置陸如字○直無欹倚端不邪流止無煩易靜不躁慮謙似不息莊無戲惰也恭者正而舒重者厚而力德者中立不倚儼乎有德之容也燕居告溫溫溫溫敬而和也君子之容固無乎不敬而燕居之時則溫溫然所謂居不容也告語于人亦溫溫然所謂敷教在寬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遬音束○舒遲謂從容不迫齊整而不苟遬謹而不放蓋恭而安者固君子之常若見所尊則敬有加也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俱玉藻○祭先王于孝祭神主于敬容貌顏色如見所祭如在之誠積于內而形于外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臨喪主于哀軍旅主于敬有是心則必有是色然一有不檢則惟恐其或失之故君子無時無處而不自省察也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玉藻

○纍音雷顛塡通瞿音句梅昧通○纍纍因傷失志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忽若有見故神驚而瞿瞿力不能觀故祈敬而梅梅然若絲而引而欲絕臨喪如此可謂能哀矣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淸明

玉藻○詻音洛○暨暨果毅之貌詻詻教令嚴飭之貌如是義旗故厲肅能察觀變故淸明介胄如此則必不可犯矣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雝雝

少儀○美鄭讀儀陳如字齊鄭上聲或如字皇鄭讀往方如字匪鄭作騑○言語謂應對賓客穆穆敬以和皇皇大而美濟濟整而嚴翔翔審而舒齊齊專以一皇皇望而求匪匪敕而文翼翼順而序肅肅節之中雝雝和之和君子之儀如此乃爲美也○周禮保氏以六儀教國子無鸞和有衣紀軍旅鄭曰衣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闐闐詻詻

立容辨何卑毋諂頭頸必中

玉藻○辨鄭讀貶今如字○諂

辨其宜也賈子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至于卑易涉乎諂故又以毋諂戒之必中者俯仰皆無所偏不偏頗容之直己也此蓋通言之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儀○詡宜若盛明之意凡禮之行其因時稱物節文萬有不同要其所主則終不易也思險臨事而懼隱虞好謀而成陳澔曰隱[illegible]己情度度彼情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illegible]兮○折鄭讀提今如字○縱縱直而審折折曲而當止陳澔曰安閒之意喪事宜遽故易陵節吉事舒緩故易怠荒惟喪致其恂則周密斷遂不陵吉致其恭則曲當雖止不怠矣故急遽之過則踈踈然爲朴率之野人遲緩之過則鼎鼎然爲怠廢之小人必猶猶然當急而急當舒而舒乃爲君子

之中道也山立時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玉藻○揚休鄭讀陽煦今如字○許而止則如山之嶷動而行則如時之運此必盛德之氣塡實於中故休美之光自揚于外若玉之溫潤而栗非有意爲之而自若者皆然此君子盛德光輝之在也

右第四章威儀之則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玉藻○首去聲樿音展禨音祈杅音于蒯苦怪反連當作湅○當戶以向明也東首受生氣也必變敬天怒也盥手沐髮浴身湅足皆以致潔也

君沐靧皆以粱此通大夫士言之櫛靑楊木髮濕則滑故用椑髮乾則澁故用象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之實也工升堂以琴瑟而歌旣克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上絺下綌貴賤之異也杅浴盤也旣浴履蒯席之上以湯洗其足然後履蒲草之上衣布衣以晞其身乃著屨而進飲亦以致養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檀弓○內正寢之中外中門之外甚言內外失節之不可也○家語孔子適季氏季康子晝居於內孔子問其疾旣見而退子貢問而孔子答之以此

右第五章 起居之節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 內則○尚加也尚左右手握左手大指而左手四指

掩右手之外尚右反之男尚左陽也女尚右陰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其喪亦然○周禮九拜一稽首鄭云如今跪拜首隨手至地稽留乃起臣見君之拜也二頓首如今叩首首至地即起臣見君先稽首後頓首孔云平敵相見亦頓首三空首見遂云如今之揖手至地首不至地鄭云君答臣之拜也四振動先鄭云兩手相擊後鄭云戰栗變動張自烈云如今打恭連拱其手旋張爲之五吉拜先首後稽顙齊衰以下喪拜言吉則于父母也六凶拜先顙後稽首三年喪拜也稽顙亦如叩首但觸地無容耳七奇拜杜子春云先屈一膝訓之雅拜先鄭讀倚謂執戟持節倚之而拜後鄭讀時謂止用一拜八褒拜毛云持戟兩人拜鄭云用再拜致辭致謝荅拜用之皆來許執是九肅拜直身下手而屈其膝如今婦人拜單旅用之孔云九者之中以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爲正吉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興謂以拜亦附稽首奇拜顙拜特附頓首振動亦附空首也

男女相荅拜也

凡男女相拜男子一婦人二謂之俠拜其必荅者禮有常行不以喪難廢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

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少儀○手拜手至于地謂稽首頓首空首也宗廟之祭無女尸惟虞祭以女孫爲尸君賜當稽首尸拜當頓首而婦人止肅拜者首飾繁重頭不可俯故也至夫及長子之喪則當稽顙亦非手拜矣○婦人稽首自北周天元始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蓌音挫○介甲也蓌朱子曰有所枝拄不利屈伸隱按亦用肅拜也左傳郤至三肅使者

右第六章拜稽之異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捧通○帶亦謂深衣之帶當心尊也當帶卑也

右第七章奉持之容○詳見上篇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玉藻○惕音傷又音陽齊上聲翔一作洋○惕惕直而疾也行于道路回曲則失容紆緩則近惰故貴于惕惕若廟中則主敬故專以一朝廷則尚文故

藝以賤拱而好也執玉不趨。執龜筴不趨。城上不趨。句少儀堂上不趨。帷薄之外不趨。帷幔薄簾也。執圭致其慎。執龜筴致其恭。城上地危不敢趨。堂上地狹不可趨。帷薄地褻不爲容亦不必趨也。室中不翔。入臨不翔。臨失發○行而張拱端好曰翔。室中地狹不可翔。入哭情哀不忍翔也。堂下布武。堂上接武。武迹也。二武相躡每躡其半曰接武。各自成迹曰布武。堂下地寬故武寬。堂上地狹故武狹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玉藻○足迹相及曰■武。迹躡容足曰中武。君與尸尊故以徐爲貴。大夫士賤故以疾爲敬也。孔開大夫士皆與尸行接。大夫士事尸于室。室中地狹。當有繼武中武之廣[illegible]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行緩趨速。而趨又有徐疾之不同。徐趨雖速于行。而步之廣狹。則君大夫士皆與接武繼武中武無異。其疾趨則舉步欲發。無復接武繼武中武之節。但下之端與足之半。重猶不改其常也。鄭曰移廣匽也。

孔曰邪低搖動亦通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俱玉藻○豚大本切

一作豚齊音咨圈或作圏弁或作卞○圈豚周旋盤辟之貌或曰如豚在筐之轉足不離地而衣齊委地若水之流此行之最徐者也端行頤霤而行頭前進而頤如霤其步如矢之直此行之疾者也弁急也承其而前剡剡然屢起其屨其行最速所謂疾趨也若當執龜玉之時則前趾雖舉後踵猶曳不全起屨如蹜蹜不能離地者然所謂舉前曳踵也

右第八節論步之容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少依附

記者自言所聞如此也始見君子謂卑幼請見孫氏曰階猶梯也主以其所臨之主言其固願聞名于將命者者遣

恐不得將命者然之階主以道達其意耳謙不敢必之辭也鄭氏曰階猶進之意卑幼請見但言所聞名于將命者不敢直進而言所聞名于君子也亦通者敵者則直言願見不言于將命者矣罕見名不常接故亦曰聞名若亟見則言願朝夕于君子亦不言聞名矣數不能見故亦曰聞名此皆親請見之辭

始人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少儀◯賓將入門主人當舉辭以讓于客則儐告之以當辭賓既就席主人可坐則告之以可此擯者相辭之辭◯孔曰賓及階亦當告主以讓從此眾入門以包之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衣服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數始于一終于十于字從一從十故凡數未定者皆曰若干臣于天子不敢斥其年又不敢舉其長故但以衣之長短見年之長幼也國莫重于宗社君所娶行動關宗社故以重者言之蓋問天子國君之年皆于其臣故對之謙也周制公行公路皆以卿大夫適子爲之故大夫子長曰能御鄭云御主也謂能主事似非與親擯相之事負薪力役之事問大夫士子之年皆于其父故對之謙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少儀

○此言問國君之子則問之其父故對之亦謙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大夫之子亦與焉從則能其事正謂就正于人也幼之子又有長幼稍長之不同故異詞如此其與前文異者亦記異聞也抑此或下大夫下士之子

不則其所對者倍其敬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采薪之憂

使士射以比耦也射者男子之事不可言不能故辭以疾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車數之數去聲○數地廣狹則知賦人之多寡又舉山澤所出以見財貨之[illegible]處所出若魚鹽金錫之類宰采邑之宰食力所食賦稅皆民力也祭器衣服皆出山林所出士以試為大夫乃賜車馬庶人田宅有定惟畜牧多寡則存乎人也此亦其臣僕及子弟應對之辭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

有司少儀○適也以朝會出也焉賚給車馬之費以衣送
死者曰襚賈人識價貴賤而主君之衣服者不敢必
用以襚而或棄之故曰廢衣若敵則直曰襚衣也親自大
功以上則直陳之房中不必將命而進矣納何言田邑所
入圍君所有
而今進之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
曰聽役於司徒比去聲○比輔也言欲贈執事而輔助之
童子則言聽執事之使令也公卿有家司
徒以卒喪事士無家臣
則子弟爲執事以掌之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
君子曰膳祔練曰告俱少儀○爲人祭如祭社稷諸侯以
爲氏祈福鄭云代父兄爲攝主曰致
福不敢私有其福也若私家之祭則但言致膳而已蓋朋
友之饋祭肉必弁君子有不敢煩之故不言胙鄭云祭畫
子而歸胙于父兄亦通祔練之祭不曰福不曰膳告君子
使知己有祔祔之事故曰某有祔事敢告也若顏淵之
喪亦饋孔子祔肉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取去聲○

先言使則來而後進主人之意使人將命之序也孔曰其禮則來償嘗酒一人朱子曰皆禮不質故但言問有客屬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少儀○從其所從饮食與其所學業之人也品味有偏嗜學術有專長問其所與借則其所嗜所長已可知矣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少儀○義者事之公志者心之隱故義可問而志不可問或一問而不益告則其事不輕泄可知故不再問者不敢干人之私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以財助喪曰賻陳澔曰弗能不問以徒問為可恥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申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小人無識但處之以分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

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以社稷爲重大夫得立三廟下士無廟故以墳墓言之聚其木之所在以相告庶其不忍舍而或留也○呂大臨曰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闕先君有後而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節公也○孔氏曰大夫士之去如三諫不從或有罪待放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竟境同○諱祖父之名焉件曰問禁處得罪于君問俗處得罪于衆問諱處得罪于主人也

朝言不及犬馬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貴賤異哀樂殊吉凶分公私辨內外別故言不可不慎也

右第九章 辭令之宜言語之節

讓食不唾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揚飯毋放飯

毋流歠，毋咤食，毋刺齒，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毋嚃羹，毋絮羹，毋歠醢，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刺音切濡鄭作濡嚃音沓○不嚃嚼鄭主人之食也不例嫌非讓道也澤手鄭曰汝手使汁或曰以嚃齧手古人共飯皆以手不澤恐人惡其穢也所飯嫌于欲食之多揚飯嫌其欲食之急放飯流歠見少儀咤食急食而作聲也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乾肉當以手擘之齒齧則易失容也一舉盡臠曰嘬以口就炙曰嚃者貪食之形絮羹歠醢見玉藻反魚肉謂已嚙而復反之病其擇擇鄭謂已歷于口而復反之嫌其汙穢也投骨與狗嫌于輕主人之物且慮相嚙致齮來也固獲必欲得之亦貪意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飯黍毋以箸，歠玉爵者勿揮。

挾箸也無菜不用挾汁宜于啜也飯黍毋以箸宜用匕也詩有捄棘匕五備盈器勿揮恐失禮也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少儀 唯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玉藻○尊者，設尊之人也。朱子曰：鄉飲禮卒酒在西，鄉射禮左卒酒，左即西也。鄉飲鄉射酌者北面，故以西爲左。首設尊之人，豫度酌者之左而設上尊，貫以卒酒。若君與臣燕，則公西面，卒酒在南，酌者不得背公而東向，則以酌者之右爲上尊矣。今尊與壺皆有面，面上有鼻，鼻宜向尊者，故鄉飲鄉射必以鼻面賓，若君與臣燕則鼻當向公而不向賓矣。蓋設尊之法，燕禮在東楹之西，鄉飲鄉射在房戶之間。在東楹之西，則當君而以鼻惡之，必出于君；在房戶之間，則當賓左側主右側，以見此尊賓主共之也。棜禁以承尊者，詳後禮器。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少儀○酢一作作，僎一作遵，又作[illegible]○介僎詳後鄉飲酒。客爵，主人酢賓之爵。酢爵，主人之爵。凡爵不飲者奠于薦之左，飲者奠于薦之右，先奠而後飲者則先左而後徙于右。客之酬爵，奠而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君一人舉觶爲旅酬始，及舉觶爲無算爵始，賓受之，奠于薦右。與夫介爵酢

俯僂俯皆必飲故于右以從便也取俎進俎不坐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
俎不坐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加之尸則坐俎有
尸故取肉于俎進肉于俎皆不坐以立為便也沐而飲酒
曰禨酧而禮之門然告醴之禮者折俎皆飾為俎此禮
之禮者飲食若禨若醮本皆可坐有折俎則不坐不以小
事當盛禮鄭門必徹去之乃坐也若燕若鄉飲則有折俎
可以坐矣然當祭而取肺于俎及祭訖而反之於俎皆立
而不坐惟祭時則坐也燔亦在俎上故取之反之亦不坐
然此惟為有則然若為
則尊而取祭反皆坐矣
尸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
之天子諸侯之祭有室事堂事其獻尸于堂上大夫祭于
室燕于堂下大夫士祭燕皆于室鄭氏曰跣脫屨而升
坐也祭不跣主敬也燕有跣為歡也○按孔氏言
有之謂堂上有跣然則士燕尸于室亦無跣歟
未嘗不
食新未步俯不嘗羞俱少儀○嘗薦新于廟也未嘗不先
食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步行也孔

曰殺羞本爲酒而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孔曰正禮皆先祭脯醢脯乃卒爵無算爵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此謂無算爵時也愚謂此指常飲酒者而言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玉藻○同室之人共食惟幼一人徹服勞之常也共事止留一人徹以趨來爲急也婦人雖燕食不徹賓客不備禮也

右第十章飲食之禮○侍食于長見內則侍食于長見少儀侍食于君有主飲食及飲食之物皆見玉藻此則其飲食之威儀也大畧本之朱子而出入先後則稍變焉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日賜有小人日與不同日殊貴賤也

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但玉藻○君賜乃賀榮君賜也承賀謂親受其賀士于凡大夫以爵殊下大夫于上大夫等雖殊而爵則同也

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臂一作辟臑奴報反又音儒○膳告見上章展省具也授使者反命皆再拜君子尊也天子之卿大夫得用太牢諸侯之卿大夫用少牢士特豕祭以右故膳告用左周貴肩故用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九箇自肩至臑爲九段也羊豕不言臂臑蒙上文也膳告不備饌故太牢體惟以牛少牢體惟以羊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乘壺四壺也于卑者曰賜于尊者曰獻重者陳之輕者執之從便也犬不言陳或無脩則執犬將命也○凡陳者下門外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

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委其餘亦賓之門外犬食犬若庖廚者守犬以警吠田犬以逐禽名若韓盧宋鵲食犬車則無名右之牽從便也左之發于獸也○食犬亦左之則說緌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熲杖琴瑟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戈有刃者櫝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俱少儀○說鄭本作稅一作脫綴音獨拊一作附夫一作煩皆語辭襓音撓熲一作穎削音笑辟避通○尚之以他物先之若左傳以乘韋先是也袒開也櫜弓之衣也

獻車則執綏甲則執冑器則執蓋皆以其輕者將命也韣
弓衣搆弓把韔劍衣也獻弓則左手屈弓衣并于弓把而
以右手執簫將命獻劍則開匣以匣之蓋反合于匣底之
下乃以劍衣并置匣中而加劍于其上以將命也苞苴編萑
以裹魚肉也笥衙也內以米茶爲着頻覺悟之意故謂醬
枕爲頻張自列謂毛氈鍱也妄其筴著也凡執物左手在
上陽也其右手在下陰也櫝匣而致之也鄭云鄉也與
謂後也刓刀環削曲刀拊刀把辟刃不以刀正向人亦嫌
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
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
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
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 遺唯季反簫音蕭辟上音闢下音避鄉音向同鐏音存又去聲鐓
一作錞音隊○凡弓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爲外面弛之
則筋在外弛之則角在外尚筋尚角皆取其勢之順也首

弣同弓末也帨佩巾也遠辟猶言逡巡鄉鄉明也授受必
南向故各在右而主人在左客右手執弣左手托弣之下
以左弣授主人賓主皆磬折以相授受而帨之佩垂而言
尊卑者見此垂帨之容不特敵者爲然即一尊一卑亦然
也若主人拜受則客方執弓不可答拜但逡巡以避其拜
主既拜乃就受之由客之左不敢當客之尊已而受左弣
卻左手以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乃覆手以握右弣如客
之容則其受也若鄉明而與客並此平敵之禮也孔氏曰
聘禮賓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賓南面授幣其北面敬
聘君之命是非敵不並受也劍兩面有刃廣二寸半身長
二尺長者二尺五寸莖五寸首莖畫處其廣大如首也戈
如戟而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橫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
廣二寸又如戟而二廣護兩邊俱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
七寸半接柄處長四寸半並廣寸半凡戈矛之柄末銳者
曰鐏平者曰鐓不以刃向人嫌于相犯且欲受
者之順也前授則曰右對授則曰前亦互文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

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進几杖者拂之齊或作齏○策鞭也獻車執綏獻馬執策車馬不上於堂故也執末以授者自向也尺尚右代所作操其右袂見禁服亦以防變也契者今合同門右為尊故獻右也鼓亦量名東海謂容十二石者為鼓醬齊食之主故以先之若芥醬則卵鹽醬也書役書於版以役之拂去其塵也○呂大臨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所得而獻此改上賜為己有者歟陸隴其曰鄙俗假借君子諱之此則衰陵禮愚謂此如邱邸子分宅以居之猶其曰獻者假人如使自有之也效犬者左牽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水潦降不獻魚鼈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本篇授立

受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少儀○守犬田犬畜右此食犬故左牽之防其噬也左首以主人在右向之也繢畫布也天子之廟大夫畫布爲雲氣以覆蓋鳳諸侯之廟大夫但覆以布而不畫士相見禮飾之以布是也食馬不衊故擬其首若畜鳥則當順其性也孔曰降至也木淵至則魚鱉難得君子不貴難得故不獻陳曰降下也木淵則魚鱉易得以非所貴故不獻莊椿曰涼水至腓蛇虺之屬多化爲魚鱉食之殺人故不獻愚謂或以夏時木實未成故也孔非二說亦通以樹致慎也以袂致敬也聞亦謂也圓曰簞方曰笥以盛食物者使者方受命即如至彼宮主相接之容豫習之也授受亦有跪而與之者但手授手受則皆立以相便也若其性之直遂者則或以自致其敬而跪者有之然如此則反勞彼之答而非禮矣孔謂性之直謂長者坐而短小我不可以長臨之故有跪恐非是犬馬不上於堂以其踐也故但執緤靮以將命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

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少儀○賵副也。副死者之意。賻助也。助生者之用。賵馬欲以將魂事。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以供喪事之費。故不入廟門也。太白兵車所建之旗。兵車雖可爲送葬之從車。以本爲戰伐之用。故亦不入也。不親受。與于吉事也。

右第十一節。朱子曰。問遺之禮。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鉤○綏挽以上車之索也。綏有正有副。以正綏授人。僕人之禮也。若大夫爲君僕。士爲大夫僕。則君大夫受其綏。非降等則不受。此升車者之禮也。然雖降等當受其綏。猶必撫止其手而後受。亦謙讓之道也。若非降等不當受。而彼必欲授綏。則從僕之手下自拘而上。若不用其授者。然亦變通之道也。

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少儀○拖徒我反或作拖○凡二人乘主居左僕居右三人乘則僕居中主居左驂乘右兵車主將居中僕在左非主將亦僕居中將居左驂乘皆右此謂二人之乘也凡帶劍居左而此居右恐妨主人也貳綏正綏散綏副綏也主者未就車時僕者先取正綏負之背上自左腋至右腋下引之高至于面使直而不亂乃自車下攝諸跽軾之上乃自引副綏以升執轡而步以調試之至主者就車乃取正綏授之也註疏說僕今從朱子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少儀○還旋同或如字○君子或升或下僕背背授之以綏始乘之時君子未至則先升而式以待君子之升卒乘之時君子下行然後旋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或曰君子將下僕亦先下立於馬前以防馬之逆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乘車者皆自左而升故御婦人則以相背為遠嫌御尊者則以相向為致敬而俯者于君尤致其敬

也。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軨音零。上上聲。攘或作讓。辟或作避。騶鄭讀騶令如字。○軨車轄也。效告也。周禮太僕齊僕下大夫。大馭戎僕中大夫。道僕上士。祭僕中士。御僕下士。馬將駕車。僕執策立於馬前以監駕。且防馬之逸。既駕。乃展視車轄。而以駕畢入告於君。復出振衣。由右取副綏以升。跪而乘之。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以調試之也。跪乘。君未出就車。不敢如常也。分轡。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軾前觼上。其餘六轡。兩手分執之。各三轡也。五步而立。待君出也。君出就車。乃左手并轡。執策右手取正綏授君以升。因麾左右侍從之臣。使之退卻以讓車之行。騶從行副車也。國中不馳。鄭讀爲驟。假未大門。庫門也。右。車右也。

周禮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司右皆上士皆有勇力以備不虞步下而行也車驅以行而騶從皆至於大門君乃撫止僕之手而命車右就車至於門閭則車右又下蓋君子不誣十室君式則臣下前此未升君方式也門閭必步君又式也遇溝渠亦必下者恐有傾覆共扶持之御者不下以車行在御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少儀○執猶守也君不在則中雖而執轡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範乃飲少儀○軌一作軹範宋本作范亦作軌○尸之僕爲尸御者酌之如君僕尸尊也軹轊頭軌軾前也將欲祭軾先酌飲御御者於車上祭左右轂及軾前乃自飲也○此以上朱子曰僕御之禮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欬開代反巂規通一作彙○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傷周也車輪之周一丈九尺八寸五巂則九丈九尺也立則視不下故及五巂之遠式則視下故止及馬尾之近不廣欬不妄指不內顧

皆恐失容。且或人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王制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卹勿孔說卒沒搔摩也。今讀如字。卹寧通。城方九里。面有三門。門有三途。國中九經九緯。天子之途容九軌。諸侯之途容七軌。軌八尺。兼車廣六尺六寸。又旁加七寸。使可行也。門必三途。以遠別也。策彗。朱子曰。竹之末。若今鞭末韋帶。言但以鞭之末搖拂之。而勿驅。恐以蹂躪傷人也。軌。轍迹。行徐故塵不出軌。孔謂以竹葉爲帚形。搔摩之。末礫。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熊安曰。鄭註周官引曲禮作下宗廟式齊牛。今作式宗廟下齊作誤也。○重者下之。輕者式之。皆以致敬。國君敬祖之考。人臣敬君之忠也。君祭前十日戒尸。故當散齊而出。容有與尸遇者。但其人未必盡識。必告乃知。故大夫士言見。君言知也。禮敵則俱下。大夫士下而尸式。君尸尊

不與大夫士敵也君下而尸亦式廟門之外尸未全乎尊猶不敢與君敵也必以几以安之者尊之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故字衍文○君子君之通稱卿位卿日卿之朝位君出則過卿位而升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不馳恐有蹂躪之虞必式恐有賢人居此凡以愛民而進士也○此以上朱子曰在車之容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車人君生時所乘葬則用為魂車虛左以象神也君乘君之副車而從君乃出則身居左以別于祥車但以臣左而御右則儼然處君之位故必式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此人臣陪乘之禮步路馬必中道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調習之也必朝服如對君也臣將從君而出亦得乘副車以豫習其儀載鞭策而不敢用不敢鞭君之馬自御以行雖有車右而不敢使授綏且居左而必式皆以別于君也○孔氏曰此人臣習儀之節試車者諸侯

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武車不式.少儀兵車不式.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田獵之副車.武車.兵車.則尊揹戎事也.尚嚴.故式.尚武.故不式.○陳澔曰.周禮貳車.皆如命數.與此小異.或周禮有未盡行.或此與代制也.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少儀○賈價通○服車.所用之車.服劍.所佩之劍.不數其年.不論其價.皆以廣敬也.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客.敬主人.故不入門.婦人弱.宜乘安車.故不立乘.○此以上.雜記車乘之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綏當作緌.○王者五輅.玉輅.金輅.象輅.木輅皆用之文事.故曰德車.革輅.用之戎事.故曰武車.綏.飛揚之意.示奮武也.結.結之於竿.示內美也.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

獸則載貔貅 載鄭讀蕺今加字〇載載之車上使知警備也鄭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所舉各以其象青青雀水鳥也鳶鳴則風而塵起鴻飛有行列若車騎然按青言旌是三者皆畫之旌也士師鄭曰兵衆也陳曰刑官非是書如虎加貔是虎有兵衆之象貔貅一名白狐獸之最猛者於虎言皮是二者皆載其皮也

史載筆士載言 載亦載之車上從君朝會征伐而行也方愨曰載筆以書未然之事載言以闕已然之事孔氏曰言載筆則簡牘皆載可知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繕鄭讀勁呂大臨曰加字〇朱鳥南方七宿繪以鳥隼其色赤其斿七所謂旟也玄武北方七宿繪以龜蛇其色黑其斿四所謂旐也青龍東方七宿繪以蛟龍其色青其斿九所謂旂也白虎西方七宿繪以熊虎其色白其斿六所謂旗也招搖北斗杓端一星所以建者此亦繪而進之中軍以爲表率急猶迫也繕作而致之也其指士卒而言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攻爲進止

為退有度如書所謂五步七步乃止齊六伐七伐乃止齊也局部分也左右各有統領以司之則左右不相踰而進退一矣攻戰之道以勇氣為先故當作其怒然怒而無節又非有制之師故為之局度使有所節而不暴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少儀○出先刃將用之敵也入後刃不以兵向國也左陽生道將帥等列以左為尊欲無覆敗也右陰死道士卒行伍以右為尊必死之志也○此以上君御出而朝會征伐之車皆因車乘而類記之

右第十二章車乘之禮○朱子分為四篇首七節僕御之禮次三節在車之容群車入臣禮武車下入師田今姑就本篇差次之而仍合為一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少儀○說或作申○依守之以為常游玩之以博其趣也工官也士以躬行為貴而六藝之文亦不可不通官以恭職為常而變通之宜亦不可不講朱子曰

禮樂射御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講習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鄭曰工百工也法謂規矩尺寸說謂鴻殺之宜考工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或曰言士之於學猶工之於技也亦通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不疑在躬

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旁猶近也鄭曰猶妄也窺人隱密之事則奸旁近褻狎之人則褻于舊故道其盛則似于援道其失又鄰于刺戲色笑嚬不謹膽視不尊疑者皆非長厚之道也疑在躬使可疑之事在已度民械以機械之心度人皆非誠信之道見人富貴而願慕之則近于求見人重器而訾毀之則近于伎亦非安重之器故君子咸戒之也孔云不度民械資至主家不度其器械欲使已有之不訾重器不見其珍貴而思玩之似未是朱子曰不訾重器不計度其貴賤避不寄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共少儀○拔王

本作校報鄭讀作赴〇拔來倏然而來報往忽然而往責輕忽無恒之狀也瀆神妄想以亂其精神鄭謂祭數而不敬似與上下不類術枉憚改而使惡日長測未至事未至而妄意度之訾衣服成器物可用而輕訾毀之身質言語理未審而竟質據之七者亦皆非誠信謹重之事也鄭曰訾思成善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髢或作鬄褰陸作騫〇側聽側耳以聽也噭應高激其聲不和平也淫視邪視而流動也怠惰荒散也謂放散其四體不檢束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箕兩展其股伏覆其身也斂垂髮之餘如髢也免脫去之也袒衣以倦息褰裳以取凉皆不敬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哭日不歌望柩不歌適墓不歌執紼不笑臨祭不惰臨樂不歎齊者不

樂不歌臨祭鄭本作臨喪今從徐邈本○側席偏設之坐于正席也專席呂謂不與人同坐陳謂不設重席背通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相歌以勸春也巷歌歌于里之巷紼引柩索執之以助力也不相不歌不笑者主于哀不惰者主乎敬不歎者主乎樂不樂不形者主于誠其地異故情亦異也

適墓不登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助葬必執紼登壟則不敬出徑則苟速避塗潦則憚勞皆非禮也必執紼以助力來非爲容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入門問孰存二字從朱子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有離立者勿出中閒呼去聲舍叶數下叶

五鬪去聲遂叶術又回叶恵鬩叶替立叶位跪一作危○不指不呼恐失容且惑人也適舍就主人之館不堅求已之所欲不敢必人之我從也必問必揚欲人共知之恐嫌于隱匿窺竊也視下者心謹愨而不敢遊目也古人脫屨戶外惟長者一人脫屨戶內今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賓主已四人而言不聞于外必有密言故不入也扃門關木也兩手當心徐徐入戶若捧扃然不敢肆也回邪也聽視而邪嫌于窺人之私且亦心術所形也開闔如前者不敢拂主人之意闔而勿遂者嫌于拒後進之人也不跪不立恐不便于受我者也離麗也猶竝也參與之爲三也言人與人相麗我不可往參其間而我與人離立亦不可使人得出其間一懼干人之私一嫌示人以隙也

揖人必違其位儗人必於其倫公事不私議竝坐不橫肱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二句少儀○位身所坐立之地揖必出位禮以變爲敬也倫貴賤賢否之類儗必以倫儗以當爲恭也若魏文侯以左右擬事則貴賤不倫爲失體或人以管仲儗曾西則賢否失倫爲不當

矣公事朝廷之事公事得失當公議之私議則背公且費朝廷之體也並坐宜飭己以便人横肱則非自斂之義且有妨於人也執虚器如滿盈入虚室如有人敬心有常存也高愈曰二語古人之心法

右第十三章　雜舉敬身之則凡言語威儀心術之要皆見焉古人童而習之長而不違其則其淺者不失爲寡過之人極其至則聖人之動容周旋中禮亦不越此矣

禮記卷三之一　終

禮記卷三之二

任啟運章句

曲禮下

大戴本爲一篇小戴分之芮本仍合今復分孔本第二今定爲第七。上篇條目多仿朱子而小變之此篇朱子多分入王制今但就本篇彚次之而與下篇王制相屬則猶朱子意也其附入者亦各從其類云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一作扆見音現。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當廟室戶西牖東繡爲斧文天子見諸侯倚之而立在後如負故名曰依亦曰負扆也宁在路門外應門內兩塾之間天子佇立以待諸侯之至故名曰宁也周禮春朝圖天下之事秋覲比邦國之功夏宗陳天下之謨冬遇協諸侯之慮皆因事而與之謂春朝位於外朝而序進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春生文也秋覲位廟門外而序入贄享一於廟受之秋殺

義也萬斯大謂天子出自寢先至於宗諸侯分東西事以通姓名謂之覲既覲天子天子始入廟受覲恐拔如萬說則覲覲原非二禮而別言之者秋嚴故以覲爲主春和故以朝爲主宗當視朝而加文遇當視覲而加質其節文必有殊焉今惟覲禮存而餘不可考矣六服常朝禮亦亾

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蓋謂五等諸侯貢祀物幣物器物服物材物貨物也鄭謂卽司徒以下貢功享獻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不言天官五官皆所統也二說皆可通而態近之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郤隙通。未及期言不及相約所謂不期而會也孔云未至所期之日與所期之地亦通遇者偶值之義相見則斯而會也會者好會之義小聘曰問大聘曰聘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問使士聘則使大夫誓盟皆懼不相信而要之於神誓徒以言盟則必歃血也孔氏曰凡盟之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

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器牲坎中加書牲上而埋之所謂載書也○按周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謂天子有征討之事則合諸侯而明九伐之法王不遂守諸侯盡朝則合諸侯而明邦國之九法皆於國外為壇是天子與諸侯亦有會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鄭謂時聘無常期殷頫在一服朝之歲孔謂在元年七年十一年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謂間歲王存省諸侯是諸侯於天子天子於諸侯皆有聘也司盟掌盟載之法會同則掌其載及其禮儀是大子亦有盟誓也

朝廷曰退師役曰罷燕遊曰歸少儀○此還退之異名也朝廷進以事君之地退者對進而名師役勞民故曰罷燕遊偶出故曰歸

右第一章 朝聘盟會之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

司六典。大音泰○天子奉天道以治天下設公庶職之臣以寅亮天工故統謂之天官大宰為六卿之長於職無所不統故號曰天官大宗典禮亦天秩天敘所自明其職皆最重周禮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以序事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以接神大士周禮無之孔穎在卜祝之閒主神之士疑即周禮以神士者蓋司巫也大卜掌三易三兆三夢以觀吉凶四者皆宗伯之屬天人相與之故其理至精而是四職所掌皆神人相接之事非通於幽明之故者未易為之故天子必以為先也葉夢得曰六者皆有常法之書故曰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司士周禮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五衆五土之衆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其名各異宜也司徒主民衆教養之事司馬主兵役司空主工役司士掌爵祿之版以勸民司寇掌刑辟之法以戒民其所典司皆民事也天子設官莫大於敬天而重民故繼六大而特舉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

職府以藏物而納之各有其職司土若遂師掌土地者物土均掌土政土訓掌地圖司木若山師掌山林名物山虞掌山林禁令林衡掌巡林麓司水若川師掌川澤名物澤虞掌國澤政令川衡掌巡川澤司草若甸人入薪澤人稍材葛枲人掌麻草染人川茅蒐司器若司裘司甲司戈盾司弓矢司貨若卝人掌金玉錫石角人徵角羽人徵羽掌葛徵絺綌之類裁已成曰器可貿易曰貨而土木水草則器貨所取資者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工以制物而業之必貴乎專上工若陶人爲甗旊人爲簋金工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石工若玉人攻玉磬人爲磬木工若輪人爲輪輈人爲輈車人爲車爲耒匠人爲宮室廬人爲廬器梓人爲飲器爲筍簴獸工若鮑人柔革函人爲甲韗人爲皐陶及弓人用骨角矢人用羽草工若畫繢染人典枲之類天生六材以供民用府藏之工制之其職若微而實則皆聖人所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也○先六大建五官以天下之賢治天下之政而不私設

六府考六工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而不爲
此雖其畧乎而聖人公天下之心亦可見矣

右第二章　建官之制。按此章鄭氏以爲殷制而孔氏申之謂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周六卿見於周禮皆與此不同故鄭以爲殷禮大宰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其隷屬之官與下五官爲六卿馬氏通考皆因之獨陳氏嘗其殷制爲臆說而猶取孔氏天官合下五官爲六卿謂六大皆天官之屬五衆爲五官之屬愚按大宰即冢宰而以爲天官之屬大史大祝大卜屬宗伯而以爲屬天官司士屬司馬而以爲即宗伯殊不可解葉夢得謂大宗五官皆奉天道故屬天官冢宰司馬四官皆奉地道故屬地官司徒吾聞冢宰無所不統故可以統五卿未聞司徒得統司馬以下而冢宰反不得統也唯湯三才謂此天官猶言天職非周禮之天官六大五官分舉庶幾近之而大士司士究不知爲何職愚謂古今建官因革異制如共工司空本爲一職而唐虞以治水故特分爲二且隷司空於百揆羲和列職爲最尊而

周之爲相保章下屬於宗伯又如鄉士之一官殷以伊尹咎單巫賢傅說爲之詩言皇父左傳言鄭武莊皆植國柄而周禮不列其官蓋古記所傳有開國初定此制而後實不行者有初制如是而後人變易者其源流難悉也今姑各據周禮明其職掌要不敢必爲定論云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子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畛或作祇假鄭讀遐呂讀格今從鄭○曰天子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陳澔曰此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皆得而稱之也崔靈恩曰以稱於蠻夷蠻夷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予一人天子自稱鄭云擯者傳命之

辭也踐履也阼主階也父在子不由阼階嗣位喪畢乃由之宗廟之事爲內郊社之事爲外稱孝王追養繼孝之意稱嗣王繼體守成之意眇鄭曰致也方愨曰祭於田時故謂之眇猶祀天於郊而曰郊也非常有故言有所治皆天職故曰天王其稱字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此皆祝辭也自上墜下曰崩此策書之辭也凡復皆稱名臣不敢名君故但呼天子復登孔遐遠也立之主以依神也其禮詳後喪記曰予小子不忍君也三年喪畢然後稱王生死皆名若春秋書王猛○孔氏曰后呼王后復矣呂大臨曰夏殷之主皆以帝名周作謚始不名帝鄭氏曰晉有小子侯僭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或作氏陸德明本無同姓二字○五官五等諸侯也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謂分主四方擯曰天子之吏見能奉行德化也天子稱之曰伯父伯舅尊親之

也曰天子之老，天子之所尊，不可自卑也，自公，列國策書之文，以所稱也，曰君，臨其臣民之辭，臣民稱之曰君，自稱則曰寡君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周禮八命作牧，謂之牧者，取爲天子牧養下民之義，稱叔，尊親之次於伯也○按尚書四岳，孔穎達謂羲和四子，分治四岳，孫洗謂一人兼總四岳諸侯之形熙按傳言許泰嶽之胤，又言嚳爲南岳，伯夷之子或爲西岳，是唐虞之世，四岳固四人，其以方伯人相天子，則或一人二人，未可知耳，孔叢子思言三公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二相處乎外，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是二伯也，與毛公並稱公，是二伯，固三公兼之也，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故書言咨十有二牧，禹仍合爲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虞夏傳言舜有八伯，王制亦言八州八伯，幷合王畿則九，分王畿則八耳，則經言王者立牧，方必三人，各就其方牧之職，或據十有二牧爲說與，大約古之州

牧原取於其州之賢侯。四岳原取之八伯。二伯原取之四岳。有加命。無備官。其或出或入。或闕或兼。固未嘗一定也

其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九州之外。四裔之地。天子亦選賢者以爲之長。雖啓地如侯伯之大。而其爵不過子。故損辭亦稱子也。穀。善也。不穀。亦自謙之辭。王老。天子之老臣。言王以威遠也。○玉藻伯曰天子之力臣。此曰天子之吏。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此曰某侯某。邊邑曰某屛之臣。此曰某子某。彼自通於將命者之辭。此稱者皆天子之辭也。鄭曰。二王之後不爲牧。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通五等而言。上某國名。下某人名。若伯則稱曰天子之吏某侯某。牧則稱曰天

子之老臣某侯某。非伯非牧，則但曰某侯某，或某伯某某子某某男某也。凶服，未除喪時。適子孤，亦擯者之辭也。諸侯不敢稱嗣侯，故但稱本始封稱曾孫某侯也。嗣謂也。國嗣之義，亦本國策書之辭。若告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稱他國書之，但言子也。復所字，亦不敢名也。三年喪畢，則入見天子而聽命，喪未畢而天子巡守至其境，則亦從諸侯之後而見之，故曰類見。若未葬，則亦不見。請謚必類次其生平所行以告，故亦謂之類。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庶方小侯，蓋附庸之屬，以無爵列，故但稱人，如介人、葛人之類。若稱於外，則亦曰子，如戎子駒支、鼓子戲鞮之類，以男子之美稱稱之耳。謂庶方小侯、戎狄子男之君，不成牧者。孤，子立無德之意，亦自謙辭。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列國之卿大夫

命數當天子之士故入天子之國稱曾士若晉士也陪重也家臣於諸侯稱陪臣諸侯之臣於天子亦稱陪臣於外曰子君曾稱高子來盟晉稱子叔子知禮於國自稱寡君之老尊君之命不嫌自尊也使而自稱名甚賓私覿時若公事則命卿自稱寡君之老非卿亦當稱寡大夫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子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君諸侯也鄭謂君大夫天子之大夫有采地亦得稱君似鑿不敢稱小子以避天子不敢稱嗣子以避諸侯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妃當讀配○妃后也凡祭祀曰以某氏配謂夫婦精氣合爲一也后後也王立朝后立市是王前而后後也夫扶也其有宗廟社稷相扶助也孺屬也繫屬於夫也婦服也服事其夫也妻齊也與夫齊等也天子至士之妻別立名者從夫之爵庶人賤無可名故但曰妻已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一娶十二女或九女一曰后爲適妻其餘命之則或爲夫人或爲世婦不命則統爲嬪皆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一曰夫人爲適妻其餘皆妾或進攝內主亦得命爲世婦若伯子男則一曰世婦爲適妻餘皆妾也既言有后夫人世婦又言有妻有妾者見其名分之嚴有必稱也鄭以妻爲八十一御女夫妻之言齊也豈有御女之賤而敢與天子稱齊乎且如其三倍之說則妾又當二百四十有三人其進御何日乎抑更妄矣餘詳內則后立六宮而不言后有夫人九嬪世婦者陰統於陽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公侯之妻命爲夫人伯子男之妻命爲世婦則祭祀賓客擯相王后之禮事故得與天子相見稱老婦者非齒德皆尊不得命也諸侯相朝行大饗之禮亦得與諸侯相見稱寡小君者與君爲體故從君之謙也小童謙若未成人也婢卑也秦穆姬稱婢子則以憂而降服之辭 納女於天子曰

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姓生也言以廣子孫也體非適不親迎至於三月則父母使人往致女其辭如此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世臣父在時老臣姪妻之兄弟之女娣妻之妹皆來媵者長妾妾有子者不名以字稱之優禮之也自名自稱其名尊無二上故君父之前凡爲臣子者皆以名呼者皆斂之呼曾退不敢致私敬於所尊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惟其所居故不言出諸侯死而訃告乃以名記正其終也故生不名所以滅同姓名然者蓋以君子不親身爲不善之事雖不幸而出亡在外若惠王之奔鄭不書出紀侯之大去不書名非其罪也襄王出居於鄭則有不能事母之惡而書出矣蔡獻舞曹伯陽則以失地名衛侯燬則以滅同姓名之蓋義莫大於效

死仁莫大於親親失義與仁是親惡也○此史臣記事之辭○孔謂策書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出書名以罪之也亦通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崩薨見前卒終也修己治人皆終其事也不祿不能享君之祿死澌也氣散澌滅無餘也壽考亦曰卒者亦終其壽命短折亦曰不祿者未盡其生祿也尸陳也魂升而魄降但形陳於此也柩究也人之事究於此又久也欲堅厚爲可久也鳥將死則體輕而飛愈高至死乃拆故曰降獸死則其形腐敗故曰漬也言死之異名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王大也祖曰大父曰王父祖母曰大母曰王母若曾祖父母則重言之曰王大父王大母也皇明也英也言其德之明且英也

辟，法也，君也。君父之德可爲法則，故子謂父，臣謂君，皆曰辟。婦以夫爲綱，尊之比於君父也。考，成也，言其德之成。妣，媲也，言媲美於父。嬪，賓也，微也，言爲夫所敬也。○按古倉頡篇云：考妣延年。易曰：考无咎。書曰：嬪於虞。詩曰：嬪於京。皆生者之辭。是古皆爲生死之通稱，而後世異之以別死生也。徐乾學曰：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今相沿既久，不必復稱皇矣。愚按宋韓魏公祭文曾稱顯，易皇以顯，蓋自魏公始也。又按父在母亡，祭妣父主之，主不得稱妣，稱顯嬪，旁不書奉祀，父殁乃改題焉。

右第三章 稱名之禮。

禮，卒哭乃諱，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卒哭，天子諸侯葬後二月，士則葬之月也。卒哭乃諱，前猶未諱，訃告書銘，皆以名也。二名連則諱之，偏則不諱，謂若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也。嫌名，音之同者，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也。大功小功不諱。本篇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

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雜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大功小功不諱恩已殺也王父母兄弟伯叔祖父母也至姑姊妹皆就父言之父之伯叔祖父母於己為緦麻父之伯父叔父於己為小功父之姑姊妹既嫁於己為小功宜皆可以不諱然父在而父諱之則子亦從父而諱以親之敬為敬也孔云父之王父母己之曾祖父母正服小功父之兄弟己之伯叔父正服期未知是否若父之父母於己為王父母其正服期宜若在所必諱然亦惟逮事父母則諱之若幼孤則未嘗見親之諱其父則亦可不諱無所從敬也。孔子曰不諱王父母亦謂庶人之無廟者若適士二廟則雖不逮事父母亦諱王父母又曰諸侯天子諱羣祖則凡有廟者皆當諱之

君所無私諱本節於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本節此大夫之所有公諱七字今參王蔡。大夫士於君所但諱君之所諱凡大夫以下私諱不復諱之尊無二上也士於大夫所固當諱大夫之所諱然於君之公諱猶必諱之無所往而不諱

君也。蓋士以下之私諱更不復諱矣。○陳祥道曰衆所當諱皆曰公諱。如於君所。大夫殁稱謚與字。亦公諱也。按外諸侯之大夫。不諱天子所諱。遠也。大夫之士在大夫所。亦諱諸侯所諱。同在一國。近也。若天子之廟諱則諸侯之大夫士皆諱。

婦諱不出門。本篇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雜記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不諱也。

婦諱。婦父母之名。婦之所諱者也。婦人無外事。故其所諱不出門。然在母之宮。妻之側。則亦諱之。以其敬爲敬。亦并之推也。但宮中諱則宮之外不諱矣。其側諱則并宮中亦不盡諱矣。此又尊卑之等也。從祖昆弟。於服爲小功。本所不諱。然與母妻所諱同。則亦諱之。合兩以爲重也。質對也。夫人之所諱。雖對君不諱。婦諱固不出門也。夫人雖尊乎亦曰婦人云爾。

凡祭不諱。玉藻 郊不諱。本篇逸文見白虎通 廟中不諱。君前不諱。何本篇逸文 詩書不諱。教學不諱。何玉謨 臨文不諱。凡祭如郊社明堂皆

是郊祭天則不諱祖廟祭始祖則不諱羣祖若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祭曾祖則不諱祖以下皆尊無二上也君前則臣名故祖父之名對君皆有不諱若曰君之先臣某也詩書諱則受先聖之言教學諱則亂事理之實臨文諱則亦無以信令而傳後故皆有所不諱也。按廟中不諱下而諱上若祭祖則必諱曾祖○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陳澔曰名始生三月時父所命也父殁而改之是棄父之命孝子所不忍也暴貴凡謂崛起為諸侯謂當通天子及大夫而言身為人子則能作諡為諸侯大夫亦得請於君而作諡然不為父作諡者呂大臨曰父爵不當諡以已爵當諡而為父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故不敢也○成舉武王諡文王為難鄭氏曰周道之隆基於二后功德由之王迹興焉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雜記○過猶誤也起而立以示失言不敢自安之意也君諸臣之名或與君所諱同則稱其字萬城曰此皆祖之諱君於有內亂外患之臣則

其事危其情急諱名之禮此時不與焉而亦有所不必避矣○鄭氏分內亂二句別為一章謂同僚將為亂力不能討不與而已王於鄭國為寇則當死之愚謂人臣無將將而誅焉見無禮於君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豈有明知其作亂而但以畏避為得禮乎不可為訓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玉藻○臣於君所言凡大夫士皆名若大夫既歿則稱其諡易名之典原出自君也無諡則亦稱其字若士則死亦名之尊卑之異也上與大夫言惟士生名耳若大夫則生亦字之其尊同與敵也既歿則大夫稱諡與字士亦字○周制大夫死皆諡杞宋大夫無諡二王之後從先禮也鄭大夫不諡鄭本圻內諸侯其大夫卑從士禮也若士者皆當稱字

右第四章 諱名之禮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日某旬之內曰近日某喪事先遠

日吉事先近日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為去聲假鄭如字或讀格。旬十日也喪事主哀故先遠日示不忍也吉事主敬故先近日示不敢緩也外事朝聘征伐蒐狩之類內事喪葬廟祭冠昏之類外事屬陽用甲丙戊庚壬五剛日從陽義也內事屬陰用乙丁己辛癸五柔日從陰義也曰命蓍龜之辭為日言以日之故而卜筮也假鄭曰陰也託也或訓服格之義泰尊之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可信不過三不敢瀆也不相襲不相因也。按卜筮之禮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大夫命龜三涖卜之官以主人所卜之事命卜史曰事命卜史以告曰述命卜人作龜復命之此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卜人之詞也命筮二主人一筮史再也士命龜二命筮一其卜之法有主人有涖卜有命龜有作龜卜之日天子諸侯西面冢宰宗伯北面受命卜於廟門冢宰宗伯涖卜門東西面龜人奉

龜闑外席上西首肆師詔相大史太卜卜師各執事門西東面行立若君親卜則北面太史䀹墨太卜䀹高命龜卜師作龜筮之法大略與卜同但筮者北面耳國之大事從筮恩云天子用三代蓍龜三卜三筮愚按書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是三卜三筮也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愚按筮短龜長故大事先筮後卜亦小者先即事之意晉獻公卜納驪姬文公卜納襄王皆先卜後筮禮之末失也孔云三筮皆凶則不卜若一吉猶卜中事惟卜不筮小事惟筮不卜愚按所謂大事如大征遷國定君關繫死生存亾乃卜筮並用若祭祀雖爲大事然禮之常故天子諸侯用卜大夫士用筮卜筮不並用也祭祀有定日不用卜者迎氣用四立大采朝日用春分少采夕月用秋分凡他卜日皆不可用此素定之日故曰不犯日月也有定日而亦用卜者南郊及祈穀祭天用三辛日次第卜之北郊及春祈秋報社稷用上甲日次第卜之祭宗廟則或用丁或用巳先卜上旬次中旬下旬故曰吉事先近日也公羊穀梁皆云郊卜三代之正月郊三卜不吉則不郊天尊不敢瀆亦不敢褻也宗廟卜四時之首月三卜不吉則以仲月

上旬祭祀親祭不敢廢也。若小祭祀則隨所擇日之升焉定日矣。又剛日柔日，亦據常禮大槩而言。若特有事及因事而舉，則亦不拘。如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是也。又有別取義者，如李廣用剛日，欲剛成立之義也。

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雜記逸文見白虎通 龜為卜，蓍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踐一作筴，與一作豫。踐鄭讀善，王如字，今從王。○龜生於水，故為陰。蓍生於陸，故為陽。謂之老者，老人更事多，有以知天下之往。龜蓍取精多，有以知天下之來。聖人虛中，不敢自是，故用之卜筮，如受命也。龜為卜，灼而觀其象。蓍為筮，揲而觀其數。龜必用灼者，龜陰猶陽而化，故灼之，因陽動也。蓍但用揲者，蓍陽固足以統陰，且陽自能動也。天下之物，有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陰幽而陽著。龜陰自幽而之著，故用象。蓍陽自著而之幽

故用數象先而數後象遠而數近故筮短而龜長也信時日卜既得吉不敢復改也未卜未筮但日鬼神既卜既筮則鬼神之告我者爲法令矣鬼神體幽而用顯法令用蓍而體藏聖人依人卜筮所以使民於鬼神則敬之而不敢測法令則畏之而不敢違也猶與二獸名許愼曰猶獲屬豫象屬猶疑於事後豫疑於事前故借爲進退不果之喻嫌疑物之是非難辨者猶與人之行止未決者蓍之當行惡之當止本有一定而人之私智不足以知之惟蓍龜神物爲能紹天之明聖人教人卜筮所以使民於嫌疑則決之而無惑志於猶與則定之而無二心也魏王肅曰猶豫也又引古語結之言惟疑故有筮既筮不可復以爲非以証決嫌疑定猶豫之意卜日得吉則以踐而行之以証信時日之意而敬鬼神畏法令亦在其中矣。卜人定龜史呂大臨曰筮而不信卜而不踐是謂不誠

定墨君定體玉藻。卜人作龜者史太史述命以命龜者周禮龜有六天靈屬地繹屬東果屬南獵屬西雷屬北若屬至卜之時隨其事其方擇而用之所謂定龜也墨拆所食者都徹曰龜中有直文分左右以象陰陽

横文五以象五氣分二段以象十二辰除首尾空小不可兆其中四段曰方兆以象春功兆以象夏義兆以象秋弓兆以象冬孔氏曰[illegible]卜後左夏卜前左秋卜前右冬卜後右於卜之時太史[illegible]墨畫龜卜人灼之觀其所拆隙游曰從墨拆而大謂之兆廣從旁裂而細謂之兆璺書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鄭云雨水霽火蒙木驛土克金蔡云驛金克土朱子曰土兆大横木兆直金兆右斜上火兆左斜上水兆曲以小大長短明暗定吉凶若兩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史曰大横庚庚所謂定墨也若夫君則總觀大體不爲細察且先酌之義後斷之神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從是定於未卜之先既聽之神復斷之已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是又定之既卜之後也

右第五章 卜筮之禮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宗廟以奉祖故先之廄庫以備用故居次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居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

器為後家造大夫始有家造器用也鄭曰犧賦互與盎籩之類互懸肉格盆簋血皿滌受肉籠皆祭祀殺牲所用謂之賦者出於田賦也養器飲食之奉之器先神後己故其序如此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為大夫則有田祿得以設祭器若無田祿不得設省祭則假之無田不設祭器假於分也有田先為祭服急於稅也器難備服易成且器可假服不可假故別言之祭服既成則器亦以次而備矣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丘壟之木遺體庇焉陳澔曰君子寧身之困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陳澔曰餕餘助祭所得及君所賜食雖尊不以祭卑為己褻也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凡餕皆祭食其不祭者惟父食子之餘夫食妻之餘耳熊安訓父之家政既傳妻為宗婦而燕族婦也疑陳得之顧炎武曰下二句當別為一節

盡以尊臨卑死者之惡必有所不安故當祭則使人攝之也亦通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

牲祭祀之牲焚之埋之皆不敢褻也○呂大臨曰服人所用則焚之陽也餘神所憑則埋之陰也

右第六章重宗廟○其詳具祭法祭義兩篇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庶人卑賤不可責以禮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所以寬假庶人而優其有禮以進之也大夫有罪以入議行之議所不赦則適甸師以待刑亦不執縛繫引而行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刑人不在君側

人君當近有德不宜親刑餘之人且虞其挾怨以為變君閽之弑吳子不可不謹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玉藻○列采正服所用之色各有尊卑等列非是則為褻服也振外見之意謂絺綌

之外無禮衣詩蒙彼縐絺是紲袢不可褻也表亦外見之意二者惡其褻也君在則裼不敢充也若襲則有所隱於君矣○莊椿曰君則有表裘黼裘以誓省是也

龜筴几杖席蓋袗絺綌不入公門

苞屨扱衽厭冠重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苞一作菲○龜筴以問吉凶嫌瀆國事有異心也几杖以優老嫌自尊也席供坐臥蓋蔽風日絺綌之袗者以納涼嫌私褻且惰慢也孔曰席蓋喪車之蓋以葦席為之道左旋齊衰喪屨以麻繩為之扱親初死扱其衽於帶以號踊也厭冠喪冠無纓無梁其形厭然重素衣裳皆素四者皆凶喪之服也書方書送死之物於版衰五服之衰凶器棺槨明器之屬三者皆凶喪所用也或臣妾死於宮中君許其斂殯成服則以告亦得入不然不得入也○按熊氏謂父之喪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猶入杖齊衰苞屨不入公門冠齊猶入不杖齊衰不入公門冠絰猶入大功絰不入小功以下冠不入蓋有所不入者以敬君而猶有所不去者焉于不齊人之役也且亦惟公門脫

（齊衰耳今俗以凶服爲忌至有居父母之喪而無往不予服者何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側筴倒龜於君前有誅齒路馬有誅以足蹙路馬芻有誅（人臣事君當慎之於素若掌書者至君前當拂拭而整齊之掌龜筴者至君前當倒側而未定之是爲不敬其官人臣事君當謹之於微若見君之路馬而評量其年齒將其所食是亦爲不敬之漸故皆有誅責也○馬融亟日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耳）

右第七章（尊朝廷）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少儀○讇諸同相去聲更平聲○諫勿欺而犯之訕則謗毀也亡道不合而去疾則悻怒也將順其美故有頌諂則媚悅之私匡救

其惡故有讓驕則氣矜之過數者相似而心之公私迥殊故誠於愛敬者自有此而無彼也怠者事當行而懈弛必張舉而赫相之廢者事極壞而當改必掃除而盡變之爲臣若此可謂社稷之臣矣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屯軍之壁卿大夫謀國而不免四國之侵陵士親民而不能謀農而闢土其不職深可恥矣故各舉其重者言之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檀弓○身任其責義無所逃也○按家語臧武仲敗於狐駘而無罰子路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國君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故國亡與亡義之正大夫軍敗則死衆也士死官而不變守法也

右第八章 言臣職死官之義

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

民讐親無罪而人以私殺之也弗共戴讐不俱生也不反兵以兵器自隨不待反取也○按檀弓孔子言父母之讐不反兵兄弟之讐仕不同國大戴禮父子之讐弗與共生兄弟之讐弗與聚國朋友之讐弗與聚鄰族人之讐弗與聚鄰春秋胡傳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則此記者過也馬端臨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報讐之道惟其稱而已公羊論九世之讐則失之大過而報非所與漢法不得報讐則失之太嚴而無以伸孝弟之情皆非禮也呂大臨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讐調人之職也殺而不義則宜告於有司而殺之二者皆無事於復讐然復讐之文雜見經傳意必其人勢盛之時不能執故遇即殺之不暇告有司耳蓋父者子之天父讐不報則無以戴天故不與俱生也顧元常曰如人矯王命而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未易動搖且王命在焉亦當隱忍若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輒相構害此刑僇之民大亂之道也

右第九章復讐之義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呂大臨曰臣之所以有祭器以事先者君之祿也去位而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而辱其先故不以踰竟孔氏曰必寓於同僚者冀其復還猶得用之也吳澄曰不踰竟義也寓之仁也義則有所不取仁則有所不棄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壇當作墠鄉去聲鞮音低簚一作幭或作幦蚤爪通○壇除地也鄉國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也鞮革屨無絇飾者素簚以白狗皮覆式上也髦馬不沐剔馬之毛鬣也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鬚髮皆所以為飾也喪禮既祔乃沐浴搔鬋不說人以無罪人臣之道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也御謂侍寢去國而以凶喪之禮自居者鄭謂臣無君猶無天陳澔去墳墓舍宗廟捐親戚心皆有不忍故也

至三月天道亦小變矣故復其吉服之常○此人臣待放之禮孔曰古者人臣待放三年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去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祭祀之禮若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殷先求諸陽周先求諸陰之類居喪之服若殷弔周弁期不降周諸侯絕大夫降之類哭泣之位若殷不重適以既高處上周重適以衣喪上之類言君子從於他國其行禮固不敢求變俗國之俗若孔子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之類然喪祭之禮猶以修其國之法而慎行之不忘本也及去國三世而書依循其族之賢以承宗祀其爵祿有立於朝其出入有詔於國若僧如斧而立爵祿亦而立爲則其人已承大宗

而在國之兄弟宗族皆宗之故雖身在他國而冠昏死喪必訃告本國之宗義未絕也若爵祿無列出入無告則義已絕宜可改矣然猶必待起家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盧植云三世三歲也萬物以歲爲世鄭云三世自祖至孫疑鄭得之

右第十章去國之禮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故謂災患喪病周禮大夫判縣玉以比德樂以和情故無故不去也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玉藻〇以凶荒殺也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玉藻〇衣去聲〇周八月夏六月也許慎曰特牲月朔少牢謂之舉本士笏也諸侯象笏士竹

[illegible]亦以象飾其本故謂之本不稅關不收商稅梁不收繳罔也列厲通鄭讀迾但爲厲禁遮迾其非時採取者而不[illegible]山澤之稅也造新作之也諸侯大夫亦以凶荒貶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穀梁子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此言年穀不登是大侵也爲人尙亦食其所膳故祭肺不祭肺是不狩殺也馳道君輅所行不除鄭云恐妨民取蔬食也穀梁有臺榭不塗可鬼神但禱而不祀故不用樂大夫正食黍稷以粱爲加不粱無加食也孔云君尊舉其大大夫士舉舉其小賓互通也其貶損視不順成有加矣○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兎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少儀○靡敝師旅饑饉之餘國用未充民力未

復也雕鏤刻也羨鏤通先約以絲復飾以漆以有界限故謂之幾以有鄂節又謂之沂鄂組縢以組連甲及為衿帶與馬當駕亦以穀時之但不常耳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雜記○駑六馬之下者下牲牲降一等○家語以此為對齊景公語而文更詳有力役不與祈以幣玉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總也等諸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本篇逸文見說苑○損猶也凶荒則上牲降而用下牲者大凶荒則祭亦有所不備矣

右第十一章凶荒之禮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檀弓○赴訃同○憂敗也赴車告敗之車櫜甲衣韔弓囊素服而哭以喪國亡禮處之哀傷衆也不載櫜韔袒其弓甲示必報也

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

君舉而哭於后土。后土，社也。應鏞曰：哭於大廟，傷祖宗基業之墮。哭於后土，傷土地封疆之削。不舉以自貶損。言舉者，非非也。○孔叢子：軍敗，天子哭於庫門外三日，大夫哭於社，如之。下將失城，哭七日，大夫哭亦如之。朱子曰：此輕重之等。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但府少。○先人之宗廟曰宗廟。胡安國曰：居室也。先人常凝於斯，食於斯，其居處笑語皆可想見，不忍而火焚之，三日哭以哀之也。新宮，宣公之廟。廟主新入，故謂之新宮，不謂之宣宮。穀梁子曰：迫近不敢稱謚，恭也。○春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公穀皆謂宣主已入，其哭為得禮。胡謂宣主未入，其哭為大過。愚按春秋以周正紀事，祭享用夏時。宣公之薨，至此二十八月。二年十二月冬烝，主入廟矣。春秋以祔哭書，非以失禮書也。哀神氣之震驚，故亦三日哭。

右第十二章凶變之屬

禮記卷三之二終

禮記卷三之三

任啟運章句

王制 孔本第五丙本第二十二今定爲第八○盧植曰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漢三才曰三代立國紀綱法度較若畫一雖有辟王而維持不壞享國長久職此故也周衰諸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壞諸侯去其籍而爵祿之制壞至秦開阡陌制郡縣而古法掃地盡矣然其書猶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雜採傳記作爲此篇雖與孟子周官小異要其良法美意固可見也項氏曰言班爵祿取孟子巡守取虞書言三田三官皆取公羊言朝聘取左傳其他必皆有取丙城曰王者之制非止爵祿司空度地司徒敎民樂正造士司馬論官司寇明刑冢宰制國用以及養國老庶老皆王制也王者與諸侯共治天下六官共治國中一時井里之盛祿秩之風猶可想見或以與周官不同疑爲夏殷之制然特宗伯一官而樂正大史固宗伯之屬也觀爲太衰老兼及四代則前參取夏殷理亦可推

權在法古者善師之而已愚按此必賈誼輩為博士諸所作欲以為漢一代之制而文帝謙讓未遑與呂不韋作月令欲以為秦一代之制而後實不行一也知此則與周官孟子不同不必疑朱子儀禮分王制投傳記為十篇今姑從本篇差次之為十三章其言祭者入祭法篇言養老者入世子篇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王者之制統一篇言之祿爵其首重也周禮詳祿以功論爵以德祿以馭富爵以馭貴蓋王者與賢並治斯民必與之共居天爵共食天祿而後共理天職也上大夫卿上大夫抑為卿也周禮天子有卿無上大夫諸侯有上大夫無卿惟大國得置孤卿一人若晉命士會為大傅也制爵賞一命之制所公侯以下乃詳制爵之法也上五等列國之君之爵通於天下下五等列國之臣之爵通乎國中天子三公不必備皆卿兼之故天子諸侯皆以卿為第一等按此亦取諸孟子而異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周室爵祿以

天子爲第一等恭天以班之也自恭尊君抑臣而天子迥然殊矣此以公爲第一等恭天子以功之也此公私升降之大界也○按諸儒之說祿錄也所以收錄人才爵盡也盡其才而用之一曰祿復也爵酒器有位乃得賜爵故謂位爲爵公平也平正無私侯候也爲王侯順逆伯白也明白於德一曰長也才足長人子孳也孳孳無已一曰字恩宜從男任也任立功業鄉章表明理大夫扶進人士事也能任事也諸賢進爵謂之大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其說近鑿然亦可顧名思義焉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制命服之制也名器至重故特以制言之三公八命加一命則九也周制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章在衣者繪在裳者繡上公九命自袞冕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侯伯七命自鷩冕而下衣三章裳四章子

男五命自毳冕而下衣三章裳二章孤卿六命自絺冕而下衣一章裳二章六卿六命大夫四命皆弁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皆皮弁而下在外章如其命而伸在內則降而屈也鄭據射人謂三公與子男同執璧當服毳冕孔謂三公八命當服鷩冕疑孔得之三公既加一命則爲上公與二王之後同服降龍之袞於禮極矣若命未加而加袞則爲特恩之賜所謂褒衣也命不過九陽極於九也次國以下命以次降而服制準此次大國三卿分爲三等上一等中下共一等不言次國舉大小以見中其上卿再命中下卿及大夫皆一命也下大夫以大國言其曰下封卿言之舉大國而次國小國皆一命可知也周禮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無孤其卿大夫士命數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與此小異其服鄭謂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弁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弁冕士皆爵弁○湯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公爲大國以命言則侯從伯爲次國愚按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內諸侯命數偶

天子三公九卿

臣陰也三命亦奇得當士者卑無嫌也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上言制爵之等此乃言制爵之數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九卿三孤及六官也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元士朱子曰上士也鄭謂元善也孔謂天子之上中下士皆稱元士以非天子理陽教故建官皆三三而倍之設官以備其職其實則兼職恒多也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二卿則并無司馬王度記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言二卿鄭謂畿內之諸侯蓋兼見之也諸侯之卿以命於天子者爲貴命於君者爲卑若大夫則皆自命之下大夫五人崔靈恩曰司徒之下

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司馬何休曰司馬事省故也愚按小司馬亦稱宗伯夏父弗忌為宗伯是也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徐邈曰中士三倍上士之數下士三倍中士之數也鄭不知舊文脫簡謂士二十七人分上九中九下九特行而並會大國降大國一等小國又降一等非是又鄭脫中下士數故以為要制官百亦未然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陳澔曰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時尊卑之序也愚按命數則大國次國之卿分二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三等也大夫對卿言之者為下而於其中又分二等小宰小司徒為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為下也同使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大國使大夫小國之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大夫之上爵同則尊卑視其國爵異則尊卑視其爵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千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此以下制祿之法也凡縱廣如一謂之方方千里百萬里也方百里萬里也疆域必因地勢不能悉方而曰方者總其長補短約計之也伯子男不言方省文耳民功曰庸不自達賦附大國以通也毛萇曰庸城也其城附大國之中亦通此五者制祿之通於天下者也○鄭氏云附庸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氏者方十里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又云殷爵三等公侯伯畿內者曰子四夷大者亦曰伯其祿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畿內爵爲子而作公則百里卿則七十里大夫五十里周初增子男之爵爲五等而分州猶因殷之舊以九州之地尚狹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州方六千里其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諸侯皆方五百里其次侯方四百里伯二百里男百里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無可黜陟者與益爲百里雖畿內因殷之舊是按唐虞三代九州如一若周公并中國九州爲一州半餘州疆域何有乎不知唐虞萬國周初千八百國是殷末諸

侯每國已兼唐虞五六國之地而以周尺較夏尺則在夏爲百里在周爲四百里也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恐孟子所云百里七十里皆夏尺周禮所云五百四百乃周尺也王應麟言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舉實封則方百里七十里統附庸則方五百里四百里此說近之然周亦有地廣而爵卑地狹而爵尊者當時贏縮亦自有故加以益地削地皆未可盡也至鄭氏公無附庸恐其太儉惟殷爵三等附庸四等之說或可信耳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以祿之制於畿內者言之多少以以外諸侯爲差合內外於一體也姜氏曰當以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爲正陳氏曰在內者畀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屈而祿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踰其內則名伸而實有所守也視附庸者蓋恐曰止二十五里一等不言中下士有祿無國也或曰元士三十里中士二十里下士十里亦三等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

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分，鄭云或作糞。食音嗣。差音雌。○朱之上下，鄭以肥之肥磽言，朱子以力之勤惰言，朱說爲是。庶人在官爲府史胥徒者，其長所自辟，不命於君者也。將言制侯國君卿之祿，而先言此，祿必出於農也。庶人在官者，功多而力勤則視上農夫，功少而力惰則視下農夫。上無濫與，下無虛受，而激勸之道亦在其中矣。由士以上至於君卿，雖不言若然，以其力之其類亨之之不易，視此亦已可知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此以祿之制於侯國者言之。卿大夫得有采地，此倍祿祿，謂無采地者也。蓋曰由卿而上，其祿浸厚，不爲之數。

則地之所入不足以供故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其祿復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三等之國同也

○朱子曰君十卿祿君所所私用若貢賦賓客朝聘祭享别有公備膺道傳曰大國爲田九百萬畝除山林城郭宮室及民田廬舍公田所入富得五十三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五萬一千九百畝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有奇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之費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次國公田二十六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四萬一千五百畝小國公田一十二萬三千三百有奇賦祿三萬九千五百畝愚按膺說亦據鄭氏上中下士各九人推之今從徐說每國富加士祿二萬八千八百畝馬端臨曰其餘所存上領之王官待用於天子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

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

國之卿此申釋上節之意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而祿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也以上四節制祿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內

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百里指近郊以內千里通王畿以內孔云百里之內去王城百里以面相距則五百里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愚按王城止方九里內方百里爲國中二百里近郊三百里遠郊必兼遠郊乃四面相距五百里孔說似非○官府文書之具財用之需御天子衣食之奉乘輿之賚以近與人則易給而不勞以遠自奉則難取而有節此經制畿內之善也甸出田賦以共官爲御者采不采取方物以爲貢流流放罪人於其地采最近而流最遠此經制畿外之法也○周禮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與此略同禹貢五百里甸服其外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侯服之最近曰采荒服之最

遠曰荒國語邦內甸服其外侯服要荒因服周禮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此千里曰甸則取國語周禮曰采曰荒則取禹貢愚故曰漢博士將以爲漢一代之制而實未行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屬取聯屬之意長仁足長人也連取連比之意帥卽足率人也卒取萃聚之意正義足正人也凡長皆因其賢侯爲之方伯者一州之牧二伯者天子之公公羊傳曰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相治外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州皆統於方伯則大小相維八伯又統於二伯則內外相聯乘天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此古所以久安長治而不搖也○虞夏傳巡守四岳八

伯鄭云周制州牧下更有二伯恐未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因屬於二伯。然遠或不及鄰故又設三監使佐方伯以領諸侯也。○崔靈恩云此殷舊制國謂列爵之制。皆以承天而理民也。故德盛者位尊賢大者權重然居下難肆居上易驕。一有不謹。則無以理民而奉天職故位莫尊於天子而設四輔權莫重於方伯而設三監時時若師保之臨。而莫敢有逸志武王封武庚而因殷舊法。命三叔為監。意亦如此。說者不察而以為伺察之私制肘之術夫豈知聖人意哉。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視諸侯之卿者。其事少。爵視次國之君者其體尊。蓋視子男而一陞之。一級之也。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夏曰將殷周曰饞。浴用湯沐用潘。將朝。則沐浴齋戒而後入朝京師有朝宿之邑。方岳有湯沐

之邑。此互舉之也。王者優禮方伯而使得異於群侯如此。○諸侯有功德。亦特賜之。若魯有許。鄭有祊也。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公卿大夫祿視諸侯。故亦曰諸侯。公卿大夫死。其子猶得食父之采邑。有罪乃奪之。嗣。爵祿皆世之也。內止世祿者。天子畿內。選賢以共治之。爵非賢不授。外世祿亦世爵者。世守其國。世有其民。君以民爲依。故無苟且之治。民以君爲天。故無離叛之心也。○葉石林曰內以世祿爲主而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世祿。愚按三代之有國者。多則千餘歲。少亦數百年。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民亦戴之久矣。非有大故。自不可輕易。若卿大夫。自當選賢而用。周末之弊。卿大夫私據其邑。并爵世之。而賢者無祿。於是朝多不肖之臣。秦廢封建。爲郡縣。於是長吏視官。若傳舍。視身若羈旅。即有仁賢。亦必不能富之教之。爲必世百年之計。而民之視長吏。亦如萍梗之過。相值。欲其親上死長。必不可得矣。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

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元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未命不稱世也。天子之大夫。爲內諸侯。諸侯世國而大夫不世爵者。大夫之子。其德可任。則使之。必功成而後賜以爵也。夫外諸侯之世子。初嗣君位。其衣服禮數。但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至除喪入見。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是世國者猶不世爵。況大夫乎。然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爵祿皆不世矣。蓋天子地廣。其采邑可不收。諸侯地狹。勢有所不能給也。○按內諸侯有爵任政者。春秋所書周公劉子之類也。世祿而未賜爵但任使令者。武氏之子仍叔之子之類也。未賜爵而年五十則稱字。單伯祭叔之類也。胡氏以書之子爲童稚。誤矣。諸侯之大夫不世祿。其子孫猶以租稅養之。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此以下。詳言建國與其田畝之數也。九州兼畿內外言之。○鄭謂此殷制。周則每州方千里者六。愚按九州之域。自古爲然。若周一州得殷六州之地。則合中國止一州半。餘州在何地耶。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

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言畿外建國之數不以封非諸侯所得有但民取之納其賦稅而已）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言畿內建國之數朌猶頒也鄭讀作班畿外世故曰封畿內祿故曰朌）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此總上文見天下建國之數也元士附庸不能五十里故不與○按此必因周初有千八百之名故舉九州推之見其可有此數耳朱子曰恐只諸儒做個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鄭氏以為殷制又以應說推之故其說多鑿）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
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
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
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
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申言畿外之制）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
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
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申言畿内之制大約以方百里之地析爲方七十里者則爲二國而餘二里析爲方五十里者則爲四國也○陳滿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以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内封國少而餘地多以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愚按畿内九十三國即公卿大夫食采也其餘則爲賓戎喪祭諸國用所出耳）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此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也孔氏曰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濶俱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長一百步濶三百步屋三爲井則九百步長濶俱一里也九萬億畝當作九千億畝皇氏謂億數不定一萬十萬萬萬通謂之億愚謂億數不定皇說

誠然但此不虛一飾中上億爲十萬下億爲一萬也當從孔氏縱廣一里爲田九百畝縱一廣十則九千畝縱十廣十則九萬畝縱十廣百九十萬畝縱百廣百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也縱百廣千九千萬畝縱千廣千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此由一州推之而總計九州田畝之數也不足曰近有餘曰遙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謂之北嶽又曰尔嶽南河冀豫之間黄河自雍南行至豫而東至兗而北東以入於海衡山則三苗所居之地流沙在今陝西其沙隨風流行

故曰沉沙萬億皆當作千億言計其整數則八十千億計其零數又一千億畝也○應鏞曰四海猶言東者東在封畿之內餘在夷徼之外也南以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四周河流縈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愚按分道里之遠近以見前所謂九州皆方千里及建國之數特約計之而非截然整方九州如一也其不盡者以與四夷又按據此疆界則虞夏殷周大略相似鄭氏謂此殷制周公斥地六倍於殷妄矣若以周尺與今尺較則在夏為方千里在周為方四千里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上以開方法計畿域之數此乃言田畝之實也舉方百里而九州可知矣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明古今授田

於民有異數無異實也。古謂商，今謂漢也。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引肘知尋。以一指之廣爲一寸，以兩手之廣爲一尺，引伸兩肘爲八尺也。古之積步皆起於車，周車之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爲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爲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也。鄭氏曰：雜文稍誤，宜云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當今百二十五里。○按孟子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諸儒不得其說，妄以己意推之。皇甫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故周用將多。愚謂人之生人有日益無日損，非大疫大兵，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際而戶口減如此。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故盡稅之。愚謂王政有薄斂無加賦，湯武豈肯厚斂以困民。且如是民亦何樂於商周之加賦而歸之，而孟子又何以言皆什一耶。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殷時漸廣，周時大備，故授田日寬。徐氏謂夏民儉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者，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

一旦初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匠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八家受之而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至周乃一人一區爲謂夏始畫井何不一人一區而故煩配合耶金氏又謂周世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豈夏商君臣真並耕而治而工商亦耕且爲耶其說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爲萊田殷以三十爲萊田周萊田在別井恐謂遂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田百畝萊二百畝必荒遠之地田未盡闢又地廣人稀故爲此法必無夏殷所授民田皆半熟半荒之理不可以之附合也惟蔡邕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之說庶幾可通然不若此文之明白而有徵也殷以八尺爲步周以六尺六寸爲步推而上之則夏當以十尺爲步而百畝即七十七十即五十賸然矣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三代遺制然槩其大不必盡其細得其意不必泥其文乃經綸活法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槩云爾豈若筭博士之沾沾哉又按今制方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以周尺校今尺周百畝約當今

二十四畝。

右第一章。封建井田之制。○封建之班。蘇原出於井田。而不封建。亦不能井田。不井田。則民不能富。而無以施教化。然大學之教不立。亦無可封建而能行井田之人也。故曰學校封建井田。相爲表裏

朱子儀禮分入分土制國設官三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周十二年。夏殷六年。此五年。本舜典也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然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故四方諸侯。分四年。人觀。則天子一巡守以答之。陳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故建諸侯。而諸侯又不能保其常治。故有巡守。不然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作新之治。豈能久而不廢哉。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大音泰好惡並去聲辟同僻○歲巡守之歲也岱東嶽泰山也爲衆山之長故稱曰宗柴燔柴也金氏祥曰東方山川不能徧祀故祀東嶽而并燔柴以望祀之取其氣之達也鄭謂祭天告至則既類而出四嶽又四祭爲毀而望焉愚按詩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記言因名山升中於天蓋王者易姓受命初有諸侯則始巡守必因方岳以告諸侯之受命於天至治定功成之後亦因巡守而告諸侯之大定於天餘巡則否也鄭謂諸侯所謂大朝方嶽也其禮詳例義猶就見百年尊而年以教孝且以容民生之利病也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而觀之則風

俗之美惡可見而政治之得失亦見矣市司市之官民好侈則用物貴好奢則異物貴若志入於淫則所好必邪僻之物故視市買而民志可知上之化導亦可知也典禮內史之官領朔之時月及日有定法考之定之以明天道律樂律不言呂陽統陰也鄭謂同即六呂似非律有損益樂有隆殺制度有品節衣服有等威同之以明王制蔡沈曰時月之差由於積日其法先粗後精凡百制度受法於律故先本後末與之告所必正也君國君也不順如魯躋僖公則逆其序衛輒於廟門祊於東方則亂其位蓋山川者地之望不舉則無以上山川故削地爵者祖所傳不順則無以不宗廟故黜爵流者放之討者誅之四者先輕後重皆以爲有罪也功德謂敎養律兆服車輿之等加一命則賜加地爲重改命不加而但賜服物則視加地爲輕二者皆以勸有功也○姚舜牧曰正民俗定民志一法制明賞罰四者行巡守之事畢矣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

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假音格○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歸孔氏曰徧巡四嶽畢而歸也鄭謂每嶽禮畢則歸仲月復出則計程不得以周四嶽非是歸必告廟人子反必告之義也先告祖祭反禰主也特特牛也每廟各一牛○叔恬問王通曰舜一歲而巡四嶽民不勞而國不費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馬端臨曰古者帝王巡守以省方觀民初非遊適即舜之時五歲僅能一行至周十二歲乃一行之又必以四嶽爲底止之地蓋雖本憂民之心而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止必有方胡安國曰巡守有常時方嶽有常所則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物不費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於長吏以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自擾而巡守之義亡矣春秋書公朝於王所以守非其所及王正本之義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聘以志業朝以述職鄭謂此晉伯所定非古禮詳明載聘義二篇

天子將出

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之出

以巡守，諸侯之出以朝覲會同，與夫承王命以伐有罪也。類宜造皆祭告之名。類於郊祭，故曰類。以求便宜，故曰宜。進而告之，故曰造。天子巡守亦有討罪之事，故必載社主以行。告必歷七廟，而曰造乎禰者，告自禰始，至太祖即載祧主以行。所以日辭從卑，不敢褻尊者之命也。出告用牲，反告用特，詳曾子問篇。諸侯不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以行。天子一身爲天命所寄托，宗社所憑依，而諸侯亦以宗社爲重，故於出告不敢輕如此。○疏附曰：天子出類上帝，反不告者，天道無外內也。愚按據此，則至四嶽不必告矣。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無事，無兵戎死喪之事。考禮明刑，諸侯無日不率行天子之德意，至朝又考之正之。凡以天子之德爲德，而不敢有貳也。尊天子如此，則亦見尊於天子矣。○孔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喪不廢朝。愚謂孔義非也。同軌畢至，以奔喪來，非以朝來。康王之誥，諸侯見新君見也，非朝也。

若考期以下
則不廢朝

右第二節王者巡守諸侯述職之事。朱子曰王事篇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柷敔詳月令柷爲合樂之始其所統多鞀爲下管之始其所統少孔云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鞀節一曲之終其事狹故將命各有宜也周禮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赤漆之則爲彤弓黑漆之則爲玈弓鈇制小而柄短鉞制大而柄長八命作牧而賜弓矢則得專征於州內九命作伯而賜弓矢則得專征於一方上公九命加賜鈇鉞然後都國叛逆得專殺之崔氏謂晉文雖賜弓矢未賜鈇鉞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不專殺也圭瓚以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以盛鬱鬯者也鬯釀黍爲酒和鬱金煮之使芬芳條鬯也將祭

又築鬱金加之則謂之鬱鬯亦惟上公九命乃得賜之既賜乃自釀之也若未賜則酌以璋瓚和以蕭而已貸與於天子必畿內諸侯耳○按諸侯能和民人則賜樂能征不順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能安民則賜車馬能富民則賜衣服民衆多則賜朱戶能進善則賜納陛能退惡則賜虎賁謂之九錫孔謂此賜樂未九錫之樂故伯子男得受之愚謂有其善則有其賜豈必拘於九哉

天子命之敎然後爲學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立學亦必受命作君作師惟天子也小學國之小學君之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得入焉衆子及士之子皆入家塾也郊四郊之學對家塾黨庠言則謂之大學若天子之國對成均言則亦謂之小學也朱申曰諸侯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由內升外以達於天子也天子小學在外大學在內由外升內以遂於朝也愚按朱氏所云天子小學在郊實亦大學將對成均爲小耳若天子之子八歲所入自當在王宮左蓋緣遠之至二三百里也鄭云此屬殷制未見必然

天子曰辟廱諸侯

曰頖宮。此因上建學而言天子諸侯之興制。朱子曰：學澤也，水旋丘如璧，故曰璧雍，蓋即旋丘之水以立學，遂因名焉。張子曰：文王如有此制，及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學，諸侯不得立。鄭氏詩註：泮，半也，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之，半於璧雝，故謂之泮水。禮註：辟，明；雍，和也，所以和明天下。頖，班也，所以班布政教。愚按：鄭詩註以形言，禮註以義言，而禮註近鑿。

右第三章。王者統馭諸侯之制，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朱子屬建侯篇。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禡，馬伯反，或音伯。○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孔云：蓋蚩尤，或曰黃帝。也受命於祖，謂載主以行，其無載主則王命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出征之禮如此。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周禮大司馬九伐：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有罪必執執無所縱也執必有罪無所枉也釋奠大征則以牲幣告先聖先師小役則但以幣禮先師也訊獲其生者而訊問之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謂之馘釋奠以告成事且以文德止武功也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愷樂獻於社此不言告祖社文畧也出征而反之禮如此

右第四章王者征伐之制。學文德之所象也征武功之所成也出必受成於學反必釋奠於學其義正其道明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不爲而取旅之衆皆仁人之心也後世惟孫吳之書是習適足啟詐長亂而已矣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乾音干。歲三田公

羊子曰夏不田蓋謂曰陰陽盛長之時也鄭云此疑夏制周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愚按爲苗除害曰苗則意亦不主獲禽矣方愨謂以供三事故曰三田非也乾豆腊之以爲豆實也毛公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爲中殺以供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骼爲下殺以充君庖其餘不獻愚謂即一田而尊神敬賓儉於自奉之意皆可見矣無事不田則無以奉賓祭故爲不敬田而多殺則傷殄太多亦非仁人之心也御實曰無事不田日不敬則有事不出可也大事廢否則取其而已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綏鄭讀作緌車劉作䋜○此以下乃所謂禮也合圍者四面圍之掩羣者掩襲其羣而盡取之諸侯熊氏謂畿內之諸侯愚謂小諸侯來會朝從於天子其禮亦然也綏所屬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既發則偃之也鄭云周制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太常此殷制愚謂亦通言之耳大夫內諸侯之屬大夫

佐車驅逆之車也虞人以車驅禽至於田所而又逆之國使不得散走下殺止也以示有禮不然則暴天物矣

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曲禮○國君熊謂畿外諸侯也上諸侯近天子故其禮屈此諸侯遠天子故其禮伸獨言春田以時當發生尤不宜暴天物也若夏則不田不待言矣澤謂藪澤獸所聚也麛獸子之通稱卵鳥子也皇謂上飾夏殷禮此則周禮恐未然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賈誼有不射宿不涸澤二句○月令孟春魚上冰獺祭魚孝經緯孟冬蟄虫伏獺祭魚此當謂孟冬也澤謂瀦水魚所聚梁壘石障水而空其中魚所經周禮𩺰人秋獻魚而此於孟冬乃得入澤梁者彼特以供王之用此乃令民得取之也豺祭獸季秋也鳩化鷹仲秋也罻羅捕鳥之網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

而藏。一曰昆同也。也訓其類同也。孟冬至仲春虫皆藏伏。故得以火田。夭禽獸之稚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凡以廣仁也。

右第五章。王者及諸侯田獵之制。○按田獵之制。非作禽荒也。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講武事也。春以祭社。夏以享礿。秋以祀祊。冬以享烝。明祀事也。蒐以宜陽氣。苗以折蒸萌。獮以順休介。狩以節陰滯。應調燮也。既田而齊服以告宗廟。以制狀制猛制逆。告戒羣臣。而又論功推及於禽稚。均為燕享。禮樂以平其心。和其氣。則一田而昭德衆逆之義備矣。後世不講於禮。而以風毛敝天雨血灑地為樂。其暴天物。不亦甚哉。李覯曰。兵者不祥之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故因田而教焉。鳥獸亦有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也。故因祭而行焉。以彰事神之理。即以作不虞之備。故易曰。剛以動豫。○二章

朱子爲師田獵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杪音眇○冢大也宰制制調和之義周禮天官卿一人佐王均邦國杪末也五穀皆入則豐耗可知地之小大有定故曰用地之豐耗廢遷故曰視以三十年之通者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二歲一飢人生三十年爲一世不能約遠故以三十年約之必餘九年之蓄其餘乃可用也

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仂音勒越音活舊如字○此以國用之大者言之仂鄭氏曰什一也他事豐年則備禮凶年則殺之惟祭不可奢儉故通三十年校其贏縮之中而用其中數之什一也喪三年而除故亦用三年之仂暴殄敗之

意言以食棄禮也。浩浩泥盍之意，言以奢設禮也。禮吉凶異道，故喪三年不親祭。大宗伯攝之，惟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既葬天子親之，未葬亦大宗伯攝之。周禮所謂王不與祭則攝位是也。紼，輴車索名。紼車索也，居喪禮質，故祭天地之神，惟用麻索之屬以為索，不用絲也。鄭謂踰越喪車之紼而往。夫未葬則喪不可離，既葬則又無紼可踰矣。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姚舜牧曰：民萎黃如菜之色。陳氏曰：民饑食菜而病也。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制用有節，則民足而君無不足，所謂樂以天下也。若歲有大凶，則固有減膳撤懸之事矣。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大夫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故謂祭饗。珍如淳熬淳毋之類。庶羞常所食。燕衣常所服。寢人所居。無故不殺以節用而仁亦行乎其間不踰以詳禮而用亦無不節矣。

右第六章。王者國用之制。冢宰之職也。○冢宰掌六典。統百官。均四海。於職無所不統。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則用侈用多則斂厚。斂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冢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太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據式以爭。君莫之能違也。後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服為息四字以濟此豈為國制用之道哉。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

不粥墓地不請。粥音育○古亦商也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法而思治地莫善於商因先列之明當以是爲法也周制九夫爲井於百畝之中通其厚薄而取其十畝爲徹商制八家同井而助耕中之公田爲助孟子謂惟助爲有公田是周無公田也時入若春猎魚鼈夏設弃鄂草木零落斧斤入山林之類夫一夫百畝之稅鄭日夫治也或曰夫餘夫或曰力役之征皆非是圭潔也三日以治城郭宮室溝渠無年一日中年二日豐年三日不可復過也若非與則不能計日矣耕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收私田之稅以惠農也取市宅之廛而不復稅貿易之貨以惠賈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復稅往來之貨以惠商也山林川澤禁其不時而不私其利以惠民也圭田以奉祭祀不征其夫厚賢且敎孝也若周則有門關之征及士田之稅矣不過三日休民力也田里公家所授故不得粥墓地族葬所在故不得請而養生送死之資備矣○陳氏曰上六者事義而輔之以仁下二者專仁而處之以義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待洛反。○周禮冬官卿一人掌事典佐王富邦國，曰司空者，古者穴土而居，謂之空，謂以居民爲藏也。度謂丈尺，量謂規畫經界之法也。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山川沮澤勢有高卑，故氣有寒煖燥濕，而天時物候亦因有早晚之不同，必驗四時物候之異以知陰陽向背之宜，而量遠近以居之。或宜爲井邑，或宜爲城郭，然後民之事可興，而民之力可任也。老者事少，壯者食多，食從厚，事從輕，此王者使民之道。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上齊去聲，和去聲。○又申上文。材猶材質，各有所能，有所宜也。地高易寒，坦易煖，峻易燥，卑易濕。廣谷大川，其爲天地之氣既殊，故民生其間亦因之而異俗。言其稟氣，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若西北多山，其人剛

勁而遲重。東南多水。其人秀弱而輕靡。言其日用。則有五味器械衣服之異。若土作甘。水作鹹。阜資車。水資舟。北多氈裘。南多絺葛之類。聖人亦惟修七教。齊八政。以化民之情性。而協於中。至俗宜之異。必不能强之使同。故必因之而異制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推珍閔切被衣並去聲鞮音低○又因異俗而推言之。此衣食之性。以圓於俗故不可移。如下所云也。夷海也。以居海外。故謂之夷。二曰

夷易蠻慢戎兇狄辟也李巡曰夷有九玄菟樂浪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蠻有八天竺咳首焦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戎有六僥夷戎夷老白耆羌鼻息天剛狄有五月支穢貊匈奴單於白屋額也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文身雕額以入水辟蛟龍也交趾鄭所足相向臥則僢郭云腳脛曲戾相交濟鼎珪云兩足大指交曲相向也東南地煖故或有不火食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或有不粒食寄寫象傚鞮知譯繹也推寄寫傚以知其意周官通謂之象胥世俗通謂之繹王者不治四裔故不享其貢不臣其人然後同化也來則亦必使之得所故設此四官以達其不通之言遂其不同之欲亦王者無外之仁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度待洛反樂音洛○俗宜之異

如此故司空之居民也必量山川之勢以制邑復度都邑之地以居民邑有遠近民有多少居有疏密必使地與邑

相得邑與民居相得然後地得民而無曠土民得地而無游民食節而褻殘有度事時而作息有常向之居民以求其安者至是而民安其居矣民安則上興事而民樂其事任力而民勸其功尊君親上之志於是乎生而學亦於是乎可興矣蓋義理生於富足未有民不安而可教者也

右第七章王者養民之制司空之職也○按虞書伯禹作司空平水土而周禮亦曰冬官掌事典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是司空所掌者營國邑正疆域作溝洫課農桑以安民阜財者也自周禮冬官一篇亡河間獻王補以考工記而後世遂以司空為百工技術之事而冬官乃眞亡矣後王命官者其尚取鑒於斯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周禮地官卿一人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此下四節言鄉學教民之法而大司徒則掌其政令者也食色之性人所易流非禮無以節仁義之德人所自具非教無以興德失而性流則爲淫而非政亦無備禮教之不及而防之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已所自得之謂德修道明教齊政皆所以一之也養老恤孤徐師曾曰極極吾心之慈孝以身先之上賢簡不肖則又懲其不肖而勸懲之使歸於一也四者皆修禮齊政明教之事其詳下見文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此申釋上文鄉謂鄉射鄉飲事爲若農工商賈異別若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辨十二土之名物以土均辨五物九等之類制如布帛幅廣狹之類冠以聘成人昏以正別女喪以慎終祭以追遠鄉以崇尚德相見以正交接六者皆所以節民性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七者皆所以興民

德。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恒，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所以防淫也。○前章言修其教，卽此禮教；齊其政，卽此八政。然五方異宜，不可强而齊也，故八政中有異別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

此鄉學簡不肯之事。鄉，鄉大夫也。古者六鄉各分治一鄉，謂之鄉大夫。六卿聯事，在國則冢宰重，在軍則司馬重，在鄉則司徒重，故司徒得以命也。言鄉則州長黨正族師該之也。學有室者曰庠，無者曰序。賈公彥曰：鄉射於序，鄉飲於庠。鄉以此庠爲鄉學，則言庠而州序黨序亦該之也。朝猶會也。射，鄉有常時，此以簡士行之，故曰習射，以中賢

役曰上功作以引年役曰上識執事如張侯揚觶之類上功則示以志正體質之美使有所欣上尚則動以愛親敬長之良使有所觀而又使俊秀執事使見有事之榮而感稽而選舉也左右者右移者易其藉修之地新其師友之功厥幾一變也如初又習射習鄉也初入學問一年而考校旬間一年復考校之四郊去國二百里在郊之外遂又在郊之外示以漸遠之意矣三從而不變則其人終不變矣故屏之九州之外○按六遂之地亦有學如六鄉未知其移法然則就六遂三從而當遠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音皂下同○此鄉學俊賢之事秀穎出之稱衍年閭胥書其敬敏任卹族師書其孝弟睦婣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至三年大比鄉大夫乃考其修德行而爲賢通道藝而爲能者以賓禮禮之而升於司徒曰選士者謂已經推選也司徒於是又考之而分爲二

等有才能可用者即用爲鄉遂之吏有才德穎出不安小成者則又升之國學而命曰俊士焉造成也升於司徒者則不征司徒祇田之徭役升於國學者并不征祭祀九事之役皆謂之造士以示獎厲造就之意蓋可爲鄉遂之吏者亦小成而益進於學者則大成也孔謂初升猶征至學成乃不征思謂必司徒考之賢可爲鄉遂之吏乃不征於鄉既入於國學乃不征於司徒也蔡兆錫曰免征事若甚微然實先王所以致其有才彰德之盛意後世或煽之厲與齊民同役而士微與國微俱傷矣可不愼故俊士司徒升之之名造士國學既升之名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大音泰適嫡同造音慥○樂正周禮作大司樂春官之屬中大夫二人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興道諷誦言

語以樂舞教冑門大卷成韶夏濩武虞書命夔典樂教冑子此下三節言周學教士之法而樂正掌其教令不言所屬蓋因虞周之制而欲專其任也術猶道也下山之爲術上令之爲教順率由舊章而徐俟其自化也詩書敎於春夏以道中和順陽施也秋學禮以謹飾文冬讀書以鑒善敗順陰斂也學專於一則易精古人所爲時教必有正業者如此自王大子以至民俊雖有主治輔治之異然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一教之人皆以爲尊師之地貴非所棟也移養人性情莫善於樂故雖詩書禮並教而總以樂名官明所重也後世禮樂散亡而樂之亡尤甚即職列司成亦不知律呂爲何物而欲使學者和順於道德豈不難哉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此國學儆不肖之事古之教者九年

而大成此出學九年之期也周禮小胥下士八人掌學士之政令而比之大胥中士四人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樂正疑即周禮之樂師下大夫四人掌國學之政教國子樂舞樂儀皆大樂正之屬也九年之中皆有反覆教諭之非此但舉其終而言非一簡一告樂正而已也公卿入學以言教之王親入學以身教之民俊係司徒所升無不率教此獨國子耳三日不舉重棄親及賢者之後也陳皓曰棘急也欲其急於遷善寄猶也欲其暫寄終歸避曰不齒猶言望焉鄭氏曰地東西狹南北廣不屏南北爲其大遠也方慤曰衆庶之家易治故考校在三年大比之情世祿之家難化故出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之近故大樂必四不變而屏之九年之遠則二不變屏之可也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國學上賢與

進士兼民俊及國子而言曰進士者才德既成始進而用之也○孔氏曰鄉人升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則司馬辨論官材論進不須循漸故學業既成即名進士

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周禮夏官卿一人掌邦政佐王平邦國此下朝廷任官之法而司馬則掌其職也司馬主兵而論官爵之者夏官火火主明惟明乃當其材又火王禮尊賢有才禮之大者故周禮於夏官言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也進士之材各有所長必辨論之乃能各當官之謂任以職爵之謂秩其階者必試以職資能任職然後命之未命以前止受前爵之祿必受命乃進祿也如大夫五十乃命未五十猶是士試大夫止受士祿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劉彝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權在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編戶世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者亦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大之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廢其事居位而曠職也○上節爵祿所以

業德此節敗降亦以懲惡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此下復言司徒教民

選士之法司馬主政而司徒主教司馬主兵而司徒主衆

故事相參也司徒之教固有六禮七教而軍旅之興則又

教以車甲亦文事而兼武備也若國子造

士則庶子掌以車甲屬於太子司馬弗征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執技各專一技可用者也論力非德選也適四方健於行者臝股肱能舉

重者決射御如射御徵札決帳輦

頂如役之類三者皆以力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

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祝史以下亦一技之可用者射御上言此不

言決蓋以巧勝若養由基郵無良之類不貳事不移官欲

其專一且恐他非所習也以技名者賤為家臣者亦賤故

出鄉不與士齒然必出鄉者

鄉黨尚齒貴賤非所計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

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民材謂鄉之秀士以及執技者也司徒論選既爲秀士則使爲鄉遂之吏執技亦使爲一技之職果能稱其官則亦爵之祿之自下士至下大夫而止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鄉人大夫罰於廟刑於甸師此於朝於市民材卑也然亦銳技者耳若秀士在下大夫則亦於廟於甸師故曰刑不上大夫周制罪者守門刖者守囿髡者守積此言不齊鄭疑亦及殷法也所之謂流放之地不授以田故無賦役之事困之亦不用餓之飢寒日有心死之是謂故死死有心生之是謂故生故走傷於仁故生傷於義故生者聖人之德而民恐故生變之者在矣雖然弗故生亦弗故死亦天地之心也○爵祿亦以崇德衆棄亦以懲惡

右第八章。王者教民用賢之制，鄉學教選皆司徒屬之，其在國學則樂正職教，司馬屬選也○按古之教者，國學則大樂正，鄉學則大司徒，自此而外不聞有所謂師，非無師也，凡官者師也。周禮黨正掌黨之政令教治，則黨正即一黨之師；州長掌州之政令教治，則州長即一州之師；下而族師、閭胥、比長，上而鄉遂大夫，皆師也。自司徒而鄉師，而州長，而黨正，而族師，而閭胥，而比長，凡有治民之責，莫不以教化爲責。皆曰司徒地官掌邦教，且非但此也，鄉老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而頒之其鄉，是三公六鄉皆師，而一以司徒爲法也。不變下視視學，是天子亦師也。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曰長以賢得民，曰師以賢得民。後世天子去民甚遠，而所謂司徒者，惟錢穀之出入是問，絶不知所謂教。其條內若國子祭酒，外若提督學政，下至郡縣學儒學，倘課文試藝，其側然自謂盡職者，亦不過此，欲其與仁與讓，豈可得哉○方愨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遍。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

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以事明此辯事而通之愚按司徒掌教似主文司馬掌兵似主武而相通若此故文非章句之迂儒武非野狍之勇士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由此其選也自文武之途分而文臣多迂武臣多悍天下無全才矣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周禮秋官卿一人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以五刑糾萬民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也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也○正者得其正明者察其情未質而拘之曰獄兩造相質曰訟三刺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也簡覈也訊之而得其實則爲輕爲重可斷決矣若但有其意而無可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於是附而入者姑從其罪之輕赦而出者則從其罪之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即或作則論一作倫○五刑見上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

法。墨劓宮刖殺罪各五百也。即就也。天倫天理當殺之大節。姚舜牧曰。䣭遞也。謂五罰以次遞降言。制刑者不可私執已見。必以天理自然之序斷之。使刑罰之差等。適合於其事之輕重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刑以弼教。而教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聽訟之大權也。故有其迹相似。而或為大倫而犯其事。稍可宥其情。於惡為淺。或背人倫而犯其事。雖輕而重其情。於惡為深。凡其序不可不論。而非意以論之。或未當其情也。其量不可不測。而非慎以測之。或踈畧與刻覈也。且其間又有深情厚貌。巧於緣飾者。必悉吾聰明。乃盡燭其隱。又有懦弱愚冥。不能自達者。必致吾忠愛。乃盡得其衷也。倘有事鄰可疑。必廣詢之於衆。至衆人皆以為可疑。則宜赦之。必其無疑者。乃可以成獄。而猶必察其小

大之例以成之蓋當赦當刑或大或小無不郎天倫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

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

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鄭曰當作宥。成獄辭取犯者所供以定罪也史掌文書者正如

鄉士掌鄉遂士掌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

之獄訟也棘木外朝卿位左九棘右九棘必以棘者取其

赤心在內而能制斷於外也周禮三宥一曰不識再曰過

失三曰遺忘楊時曰三宥者天子之德制刑者有司之公

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也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形通言刑罰之嚴雖輕無赦蓋刑之為信

形也如人形體之成一成而不可變君子豈可不盡心哉

故必如此文所云也歐陽氏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無

我兩無憾也如是而後謂之盡心。馬端臨曰唐虞三代之赦或以情之可矜或以事之可疑或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也後世大赦則殺人不死傷人不刑盜賊奸宄不詰而赦遂爲縱惡長奸之門矣張栻曰孟子言生道殺民雖死不怨蓋先王明法以示民使民知所趨避而生之之道也至民不幸犯法而加辟以遏止其民是亦生道而已又況乎哀矜惻怛之然存乎其間生意未嘗間斷也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即有得情而喜與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以萌則失所謂生道矣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亂家靜作淫行僞作行僻言僞作言詐學非十作訛醜說死作怯慝。巧析言辭破壞法律變亂名實改易制度挾異端邪說以惑人五者皆足以亂政淫聲若桑

問淺上異服若瑰弁鷸冠奇技奇器若僞飾辯術四者實足以蕩民志僞與非已可惡而又堅不可攻辨不可屈旁徵曲引以濟其說圓通滑澤以濟其奸四者皆足以惑民心托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陰人所當行誘人以妄作皆足以害民舉邪淵日數者似與殺盜殊科罪不至死然蠹民之害於是爲大故不以聽而直誅之塞人防微之心也長樂陳氏曰此不以聽亦謂獄成之後正與司寇三公不必過加審聽耳

右第九章 王者刑罰之制司寇之職也○按劓刵椓黥本出蚩尤而三代因之不害爲仁者教化明而刑罰當也自漢文易肉刑以笞降死一等則笞似爲過輕而笞重者反致死更爲過重進退兩無據焉隋文制死刑二流刑三徒刑杖刑笞刑各五歷代因之可謂有輕重之差矣而民或無所措手足者養之無道敎之無素而法吏又以私上下其手也有冢宰之足民食司空之安民居司徒之節民性與民德而又有司寇之丌刑明辟其庶幾乎○朱子屬刑辟篇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此立關之法也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譏察也衣服易見故曰禁言語難通故曰識凡有可疑者必譏而察之則奸宄無所容矣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家語金作琮犧牲下有秬鬯字成器作之器下有雕

飾靡麗字粥音育中去聲執熟通○此治市之法也周禮司市下大夫二人十[illegible]遞倍之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金璋二物陳謂以金飾璋非車器之度詳見考工數升纔之多寡布帛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圭璋車服不粥防僭也廣器械性不粥防玩也戎器不粥防亂也不中度數並不粥防變詐也姦色不粥防害正也錦文珠玉不粥防奢也衣食不粥防貪也不時不熟不粥防傷人也不中伐殺不粥防殄物也一有犯禁必懲而不赦則法立而民志定矣○關市之地其人雜而難辨況貨利所聚刑獄之端也故以文司稽之後姚舒牧曰聖王制刑以遏惡又設禁以防姦禁於未然則不陷於刑矣故因論刑并及之家語此及上章皆孔子告仲弓語而先後互異

右第十章王者關市之政亦司徒之屬也○按周禮太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以供王膳服是固未嘗無所取也然取者市宅之稅與貨之不出於關及財物之犯禁非物物而稅之法之不違而雖譏豈閑其不至爲暴者發何哉○朱子亦屬刑辟篇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側皆反下同

○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之六典入法則與其禮書以治邦國官府都鄙而正之必自君始君以禮正則天下無不正矣執簡記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也諱非禮之事若所欲諱者惡失道之名君所惡聞者天子一言一動太史皆記之以示後世故天子有失則太史直奉先王之典法以諫不以其所諱惡而爲掩覆之文天子卽洗心滌慮以受之務去其可諱可惡之實而不敢使太史著美掩惡以亂簡記而欺後世君臣之間可謂能以禮正矣鄭以諱爲先王之名惡爲子卯疾日會是足盡太史之職哉○王明齋曰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與此奉諱惡同蓋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王之忌諱莫如惡事若地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先王之死日名諱則孝子慈孫自不忍忘不待詔矣

右第十一章王者左右史之制宗伯之屬也○上章皆天子治人之事而此則所以自治蓋

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也芮本天子何屬下章
○本篇無宗伯之職然延守述職屬賓禮征伐田獵
屬軍禮亦其職也喪祭數條
言之不詳并入後喪祭二禮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齊側皆反勞去聲○司會天官之屬周禮中大夫二人下大夫上中士遞倍之質成之法旬終則令正月成宰夫受之月終則令正月要宰夫令之小宰受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小宰贊之太宰受之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以行黜陟而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

宰廢置蓋計官之總也冢宰掌邦之六典於職無所不統故冢宰受司會之職以質天子而案正六官遂各考其屬從冢宰以質於天子也案正及市皆有所屬而此特列之與者因前造法開市而言不列宗伯前文未及也大司寇與市逮及者市禁之犯即刑也司徒治井牧與司空聯職而軍旅亦由井牧出故三官必同質也百官六官之屬百官各以其成先質之長而後六官之長各以百官之成從冢宰以質天子天子還報其平於下而百官復受之此冢宰不言質天子案正三官不言受百官司徒三官不言從冢宰蓋互文也姜氏曰漢世誤以侯國三卿為天子之制故初立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此作制者亦仍其誤愚按姜說甚明然則多為繫說者皆不必矣陳澔曰君臣上下貴不務戒以致其敬以天工天職不敢忽也然後食穀以休老蜡飲以勞農皆樂今歲之終仿因與論時令以成歲事罷八為出以制國用復慮來歲之始其憂勤無已可見矣○朔日不及宗伯有禮制失所其將見之不待考成也

右第十二章質成之禮統上六章言之○按考績之法謹從於冢宰然特其細而已周禮小

司徒歲終則考其屬之治成小司寇歲終命其屬人會乃致事小司馬司空之職闕而鄭即是以推則長無不考其屬可知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則屬又無不考其下可知下各考其屬故寡而難欺冢宰總其綱故簡而有要也

○二字朱子屬上章讀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不以貴加人也謂世子篇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守同狩竟同境○未見諸侯而先見百年極言其重也道不相值而猶停車以待欲訪以政而必造廬而請皆重其禮也○孔氏曰既至方嶽則覲諸侯乃見百年此謂未至時道所經也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

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〇三節俱祭義〇一命齒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猶與鄉里齒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猶與族齒惟三命而爲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乃不與族齒而鄉飲之時有七十者亦弗敢先焉何爲也七十致仕故不入朝若有國家大故猶以與聞而入則君必先與之爲禮而後揖鄉大夫其致仕而尊之如此〇李覯曰三命不齒亦與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〇謝即致事也安車四說而坐無輻便將云駕一馬而坐乘之几杖安車使安適也從以婦人致奉養也稱於與用曰老夫明年高也於君稱名謙臣禮也國有老成衆國所倚故有越國來問者則與王謀國與以言之文獻係之也夫致仕而禮之又如此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此以下言老之年不同故所以優之亦異而此則先言養之遞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鄉六鄉之學若黨庠州序皆是鄉國郊之學學國中之大學此天子制也達於諸侯則五十養於黨庠六十養於州序七十養於國學也八十不敢致其來就養則以君命致養禮於其家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能再拜而但一跪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而已若九十則并不能親拜而但使人拜受也朝廷養老內外而異其禮如此瞽無目故拜君命亦一坐再至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異粻與少者殊也宿肉豫備其肉貳膳副膳以待王之常珍味之美不離寢從於遊無往不給此家之養老亦因年而異其制

如此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六十見君則去杖故止言杖於國八十但輯杖故言杖於朝若九十則建杖也以珍從致尊養之意恐倦於對而氣乏也未致仕而優之遲隆如此○伏生書傳以此為文王之政春子進樂正子諸告齊宣王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七十致仕月朔朝君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俟事畢也若未致事八十乃不俟朝告存月使人致膳而問其安否秩則日致之矣說致仕而優之遲隆又如此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歲制積歲乃能造擇得之謂棺之材也時制術易得月制尤易得者皆以漸而制之至九十則棺衣器物皆具但當修之而已若絞紟衾冒則可月制故死乃為之蓋年漸老則死期漸近故據備之如此絞紟衾冒詳喪記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政謂田役服戎則兵役也役以身任之與人任而我與之及則勞加之也八十已傳祭行子主之故齋弗及力弗勝衰故喪弗及然亦指勞則以下若正則猶當及之蓋老愈甚而事愈省如此○孔氏曰田役為正戎事稍輕兵役尤輕四郊役多故皆役田役皆二十受之兵役三十受之六十而免野外役少故十五受皆役二十受田役三十受兵役五十免力役六十免兵役六十五免皆役詳愼曰漢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爵謂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衰麻為喪不能毀也不從政留以侍養也此皆大夫士之禮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

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此因不從政而類言之。方云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甚於貧。莫勞於徙。皆王政所宜恤也。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矜鰥通。斷音段。○此又因上文老疾而言。老窮發疾。皆王政所宜恤也。有常餼。君廩給之也。瘖者不能言。聾不能聽。跛一足發。躃兩足廢。斷則刖之類。侏儒身短小者。工。官也。器。能也。若瞽矇循聲。聾聵司火。刖者守門。侏儒扶盧。各以其能食於官也。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國中之道。必分爲三

以遠別也年長以倍則隨其後十年以長如雁之差年相若者不越而出其前謙而有序也已有所任以行而道長者行輕則併之重任而力有不勝亦分其半若斑白之老則其子弟開自任之與挈之輕不煩之矣君子謂常此者不徒行乘以安之不徒食肉以養之高愈曰道路之行飲食之際莫不有尚齒之禮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祭義嚴伯通○前言其執定言其效五者皆所以移

而孝弟爲尤重也王者謂天子霸謂牧伯至孝者仁至弟者義仁之道寬洪惻怛周流溥博有保天下之氣象故近乎王義之道端肅嚴凝截然不紊有統率一方之規模故近乎伯有有之也孝弟之道自古先王相因不變由已之親長以及於人使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於天下國家若衣之有領舉其領而下順序矣此極言貴老敬長爲道而王者之制必以是爲重也○按石梁王氏斥孝弟伯非孔子之言愚謂孟子所云王伯辨其心有誠僞之殊說所云王伯指其迹有廣狹之異表記至道以王義道以伯亦然不可以植文假之遂疑古之伯皆然也

右第十三章申前養耆老郵孤獨而見養老老爲尤重也○前言王制詳矣獨於貴老詳言之

反覆言之豈無意乎程子曰有雖疏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孝弟本也法度末也古之聖人以孝弟修於身刑於家推於國達於天下薰陶漸漬雖市夫田豎莫不有孝子悌弟之風此王者之所爲必世後仁也後世覺大莫如漢之高祖治理莫如唐之大宗然迎門之尊顏羨之封玄武之變於孝友閒慙德

多矣漢之明帝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在前親饋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庶幾復見三代之儀而文至者實未至焉宋之太祖金匱有盟約炎分裂有孝陵之誠而未盡其道明之建文討論周官有三代之志而諸藩之削自貽其戚至治陵武功之死燕文之無從其慘刻更有不忍言者如是而學禮舉目敎依行從矣是枝其根而欲枝之茂必不能也朱子歎爲架漏牽補詎不信哉

禮記卷三之三終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